穀玉類編

卷二十九至
卷三十三

AE
4
W284
V.7
EAST ASIAN LIBRARY
RM 8049 ROBARTS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TORONTO, CANADA M5S 1A5

穀玉類編卷二十九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職官類二

使臣　督撫　布政司　按察司　鹽運使
知府　府佐貳　知縣　縣佐貳　教職
將帥

使臣

楚子圍宋。宋人告急於晉。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因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左傳

陸賈以客從高祖有口辯常使諸侯及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尉他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因進說他他大說陸生拜他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後他自尊號為南越武帝孝文帝即位名賈往使讓他南越王恐為書謝乃去帝制史記

鄧芝為尚書先主薨諸葛亮遣芝修好於吳王權權遂遣張溫聘蜀蜀復令芝往權與亮書曰和合二國惟有鄧芝蜀志

于什門為謁者使諭馮跋至和龍住外舍不入跋逼令入見跋不拜曰馮主拜受詔吾自以賓主致敬何須苦見逼既而跋止什門歷二十四年馮文通上表稱臣乃送什門歸魏書

東魏遣散騎常侍李諧聘於梁梁主與語應對如流因謂左右曰

卿輩常言北間無人物此等何自而來是時南北通好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每梁使至鄴鄴下為之傾動宴日高澄使左右覘之一言制勝為之拊掌魏使至建康亦然 通鑑

崔敦禮通知四夷情偽其少慕蘇武為人故屢使突厥前後建明允會事機 唐書

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當建炎紹興之際凡使金者如探虎口能全節而歸若朱弁張邵洪皓其庶幾乎皓留北十五年忠節尤著高宗謂蘇武不能過誠哉 宋史

楊惟中事太宗奉命使西域三十餘國宣暢國威敷布政條俾皆籍戶口屬吏乃歸帝於是有大用意 元史

徐琦副章敞使安南亦不受餽還拜南京兵部侍郎宣宗以安南貢賦不如額南征士卒未盡返命琦復往時黎利已死其子麟疑未決琦曉以禍福麟懼鑄代身金人貢方物以謝帝悅宴賚甚厚

明史

劉戩弘治時往安南頒詔安南多寶貨使者率從水道挾估客往以為利交人頗輕之戩由南寧乘傳抵其國交人大驚戩依舊制受陪臣拜謁不交一語越宿即行餽遺一無所受使人要於途固致之卒麾去與敞琦俱為交人所重

郭緒為雲南參議時孟密思揲孟養思祿兩酋搆怨不已巡撫陳金承詔遣緒與副使曹玉往諭之旬餘抵金齒叅將盧和統軍其

地先遣官馳驛往諭皆留不報過緒戒勿進緒不可玉以疾辭緒遂單騎從數人行旬日至南甸峻險不可騎乃斬棘徒步引繩以登又旬日至一大澤土官以象輿來緒乘之往行毒霧中泥沙踸踔又旬日至孟賴去金沙江僅二舍手自爲檄使持過江諭以朝廷招徠意蠻人相顧驚曰中國使亦至此乎發兵環之數重從行者懼請勿進緒拔刀叱曰明日必渡江敢阻者斬思祿既得檄見譬曉禍福甚備又聞至者纔數人乃遣酋長來聽令緒出敕諭宣示思祿亦繼至緒先叙其勞次白其寃狀然後責其叛諸酋聞咸俯伏呼萬歲請歸侵地與前所留使人和及玉闘報馳至則已歸地納欵矣

督撫

何武爲揚州刺史所舉奏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免之而已不服奏之抵罪嘗曰刺史古之方伯一州表率也職在進善退惡吏治有茂異民有隱逸乃當名見不可有所私問 漢書

郭賀拜荆州刺史有殊政百姓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顯宗巡狩到南陽特見嗟歎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勅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 後漢書

賈琮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命褰之百城聞風竦震其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

陶侃都督荊雍益梁州諸軍事性聰敏勤於吏職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是以百姓勤於農殖家給人足尋加督交廣寧七州侃明悟善決斷自南陵迄於白帝數千里中道不拾遺晉書

李崇為揚州刺史都督江西諸軍事沉深有將略寬厚善御衆在州凡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臥虎北史

李勣行并州都督府長史治并州十六年以威肅聞太宗曰煬帝勞中國築長城以備虜今用勣守并突厥不敢南賢長城遠矣唐書

郭元振為涼州都督初州境輪廣纔四百里敵來必傅城下元振始於南硤口置和戎城北磧置白亭軍制束要路遂拓境千五百

里自是州無虜憂又遣甘州刺史闞屯田盡水陸之利稻收豐衍粟支十年治涼五歲善撫御夷夏畏慕令行禁止道不舉遺

韋皐爲劍南西川節度使治蜀二十一年服南詔摧吐蕃府庫既實寬其民三年一復租賦蜀人服其智謀而畏其威畫像祀之 通鑑

韓琦爲陝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與范仲淹在兵間久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故天下稱爲韓范 宋史

趙方爲荊湖制置使帥邊十年以戰爲守合官民兵爲一體通制總司爲一家持軍嚴每令諸將當使日日可戰留意人才故知名士如陳晐游九功輩皆拔爲大吏諸名將若扈再興孟宗政皆起自土豪推誠擢任致其死力籓屏一方使朝廷無北顧之憂

巡撫之名起於懿文太子巡撫陝西永樂十九年遣尚書蹇義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撫軍民以後不拘尚書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其巡撫兼軍務者加提督有總兵地方加贊理或參贊所轄多事重者加總督皆兼都御史以便行事 明史

周忱巡撫江南諸府總督稅糧先是大理卿胡槩爲巡撫用法嚴忱一切治以簡易每行村落屏去騶從與農夫餉婦相對從容問所疾苦爲之商畧處置其馭下也雖卑官冗吏悉開心訪納遇長吏有能如況鍾趙豫莫愚趙泰輩則推心與咨畫務盡其長故事無不舉蘇州官田租至二百六十二萬石宣帝屢詔減之忱與知府況鍾曲算累月減至七十二萬餘石他府亦以次減民困獲甦

故時公侯祿米軍官月俸皆蘇松民輸南京戸部給之忱奏令就給蘇松止與船米一斗所餘通計米四十萬石有奇并官鈔所糴共得米七十萬餘石遂置倉貯之名曰濟農賑貸之外及綱運風漂盜奪者皆借給於此定爲條約以聞帝嘉獎之忱在任二十年小民不知凶荒兩稅未嘗逋負皆其力也迨致仕去民思忱不已即生祠處處祀之

陳鎰鎮守陝西北方飢民多流移就食鎰道出大名見之疏陳其狀詔免賦役正統改元鎰言陝西用兵民困供億泒徵物料乞悉停免詔可明年命巡延綏寧夏邊所至條奏軍民便宜多所廢置所部六府飢請發倉振帝從輔臣請修荒政鎰請徧行於各邊由

是塞上咸有儲蓄謚凡三鎭陝先後十餘年陝人戴之若父母每還朝必遮道擁車泣再至則歡迎數百里不絕其得軍民心前後撫陝者莫及也

崔恭巡撫蘇松諸府按部進耆老言利病爲興革浚常鎭河避江險已浚吳淞江白鶴江凡浚萬四千二百餘丈又浚曹家港蒲滙塘新涇諸小民賴其利目曹家港爲都堂浦

王竑巡撫江南先是鳳陽淮安徐州大水道殣相望竑上疏奏不待報開倉振之至是山東河南飢民就食者坌至廩不能給惟徐州廣運倉有餘積竑盡發之乃自劾專擅罪因言廣運所儲僅支三月請令死罪以下得於被災所入粟自贖景帝復命侍郎鄒幹

齋帑金馳赴聽便宜兹乃躬自巡行散賑不足則令沿淮上下商舟量大小出米全活百八十五萬餘人勸富民出米二十五萬餘石給飢民五十五萬七千家賦牛種七萬四千餘復業者五千五百家他境流移安輯者萬六百餘家病者給藥死者具棺所鬻子女贖還之歸者予道里費人忘其飢頌聲大作初帝聞淮鳳飢憂甚及得兹開廣運倉自劾䟽喜曰賢哉都御史活我民矣

譚綸總督薊遼保定軍務相度邊隘衝緩道里遠近分薊鎮爲十二路路置一小將總立三營東駐建昌備燕河以東中駐三屯備馬蘭松太西駐石匣備曹牆古石諸將以時訓練互爲犄角節制詳明又按行塞上謂將佐曰秣馬厲兵角勝負呼吸者宜於南堅

壁清野坐制侵軼者宜於北遂與總兵戚繼光圖上方略築敵臺三千起居庸至山海控守要害工成益募浙兵九千餘守之邊備大飭敵不敢入犯

翁萬達總督宣大山西保定軍務條上修邊防邊十事修大同西路宣府東路邊牆凡八百里時會銑有復套之議夏言主之獨萬達力爭不可萬達剛介坦直勇於任事履艱危意氣彌厲臨陣營身先士卒尤善御將士得其死力嘉靖中邊臣行事適機宜建言中肯綮者萬達稱首

朱燮元歷進四川湖廣總督兼督貴州雲南廣西諸軍軍貲贖鍰歲不下數十萬皆籍之於官治事明決軍書絡繹不假手幕佐行

軍務持重謀定後戰尤善用間使人各當其材犯法即親愛必誅有功厮養不遺賞也馭蠻以忠信不妄殺苗民懷之

布政司

初太祖下集慶自領江南行中書省戊戌置中書分省於婺州後每畧定地方即置行省其官自平章政事以下大畧與中書省同洪武九年俱改爲承宣布政使司初置與六部均重布政使入爲尚書侍郎副都御史每出爲布政使宣德正統間猶然自後無之

明史

李昌祺爲河南左布政繩豪猾去貪殘䟽滯舉廢救災恤貧數月政化大行憂歸宣宗已命侍郎魏源代而是時河南大旱廷臣以

呂祺廉潔寬厚河南民懷之請起呂祺命奪喪赴官

夏寅歷任山東右布政清直無黨援嘗語人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世傳爲名言

陳士啟爲山東右參政盡心吏事不爲察察名督徭賦不峻期約青州飢䟽請振之粟使至而飢民倍士啟復上疏先出粟予民謂使者曰有罪吾獨任廷議竟從之

按察司

宋馬亮爲福建提刑至部覆訊寃獄全活者數千人山堂肆考

向子忞提點湖南刑獄衡人思之繪公像建祠於城東再使湖北按部所至立大榜於前曰久負抑屈州縣不理者立其下於是積

年無告之冤咸得申雪

烏古孫澤爲福建廉訪使閩人安之有芝五色産於憲司之澄清堂士民以爲澤之所致元史

胡祗遹爲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抑豪右扶寡弱以敦教化以厲士風民有父子兄弟相訟者必懇切諭以天倫之重不獲已則繩以法

王克敬爲淮東廉訪使以正綱紀爲己任不縱貪墨不阿宗戚聲譽益著

楊繼宗遷湖廣按察使既至命汲水百斛洗滌廳事而後視事曰吾以除穢也明史

周新擢雲南按察使未赴改浙江寃民繫久聞新至喜曰我得生矣至果雪之嘗微服行部忤縣令令欲拷治之聞廉使且至繫之獄新從獄中詢諸囚得令貪汚狀告獄吏曰我按察使也令驚謝罪劾罷之

鄭辰遷山西按察使糾治貪濁不少貸潞州盜起有司以叛聞詔發兵討捕辰方以事朝京師奏曰民苦徭役而已請無發兵成祖然之還則屏騶從親入山谷撫諭盜皆感泣復爲良民

應履平擢貴州按察使所至祛除奸蠹數論時政每抗疏言宣宗稱善山雲名將鎮粤有功輕履平書生履平劾雲弄權擅作威福帝令雲自陳雲大驚引罪

張邦奇爲湖廣提學副使下教曰學不孔顏行不曾閔雖文如雄褒吾且斥之在任三四年諸生競勸世宗方爲興世子獻皇遣就試設兩案已居北而使世子居南文成送入學世宗由是知邦奇

鹽運使

陳思濟以才器見稱時兩淮鹽課不敷授思濟嘉議大夫兩淮都轉運使於是奸弊盡革商賈通行歲課以足 元史

趙師魯爲河間路轉運鹽使除害興利法度修飭絕巡察之奸省州縣廚傳贈遺之費竈戶商人無不便之歲課遂大增

許有壬擢兩淮都轉運鹽使先是鹽法壞廷議非有壬不能集事故有是命有壬詢究弊端立法而通融之國課遂登

貢師泰爲兩浙都轉運鹽使至則剔其積蠧通其利源大課以集國用資之

徐問轉長蘆鹽運使運司故利藪自好者不樂居問曰吾欲清是官也終任不取一錢 明史

耿九疇正統初大臣言兩淮鹽政久壞宜得重名檢者治之於是推擇爲鹽運司同知痛革宿弊條奏便宜五事著爲令毋喪去官場民數千人詣闕乞留起爲都轉運使節儉無他好公退焚香讀書廉聲益著婦孺皆知其名

知府

漢制太守駟馬其加秩者乃右驂故以五馬爲美稱 唐詩注

平江太守所居即春申君殿也故曰黃堂今守稱黃堂昉此郡國志

黃霸爲潁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下詔稱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漢書

召信臣爲南陽太守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親勸農出入阡陌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以廣溉灌民得其利禁止嫁娶送終奢靡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

杜詩爲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善於計畧造作水排鑄爲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脩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

殷足時人方於名信臣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後漢書

張堪拜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為用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廉范為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辨好相持短長范每厲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豐盛屋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絝

宋世良爲清河太守善政術郡有曲隄盜多萃於此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境民爲之謠曰曲隄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齊天保初大赦郡無一囚獄內蓬蒿亦滿每日牙門虛寂無復訟者謂之神門其冬醴泉出於界內 北史

裴俠爲河北郡守躬履儉素愛民如子所食惟菽麥鹽菜而已民歌之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爲世規矩俠嘗與諸牧守謁太祖太祖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愼奉公今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無敢應者朝野歎服號爲獨立君 周書

高祖改郡爲州太守爲刺史元宗改州爲郡刺史爲太守 唐書

薛大鼎爲滄州刺史無棣渠久廢塞大鼎浚治屬之海商賈流行

民歌曰新溝通舟楫利屬滄海魚鹽至昔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是時鄭德本在瀛州賈敦頤爲冀州皆有治名河北稱鐺脚刺史

陽城爲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賦稅不時觀察使數誚責州當上考功第城自署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

王覿知蘇州州有狡吏善刺守意以撓權覿窮其姦狀寘於法一郡肅然民歌詠其政有吏行水上人在鏡心之語 宋史

方克勤授濟寧知府爲治以德化爲本不喜近名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殃民吾不忍也時始詔民墾荒閱三歲乃稅吏徵不俟期民輒棄田去克勤稅如期區田爲九等以差等徵發吏不得爲奸

野以日闢立社學數百區葺孔子廟堂教化興起盛夏守將督民築城克勤曰民方耕奈何重困之畚鍤請之中書省得罷役先是久旱遂大澍濟寧人歌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活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 明史

況鍾以薦擢知蘇州府宣宗賜敕以遣之蘇州賦役繁重豪猾舞文爲奸利最號難治鍾乘傳至府初視事羣吏環立請判牒鍾佯不省惟吏所欲行止吏大喜謂太守闇易欺越三日召詰之曰前某事宜行若止我某事當止若強我行若輩舞文久罪當死立捶殺數人盡斥僚屬之貪虐庸懦者一府大震皆奉法乃蠲煩苛立條教事不便民者立上書言之帝悉報許鍾剛正廉潔孜孜愛民

前後守蘇者莫之能及

陳本深知吉安府吉安多豪强好訐訟巨猾胡搏等十九人横閭里本深遣人與相結爲具召與飲伏壯士後堂拉殺之皆曳其屍以出樂安大盜曾子良據大盤山中衆萬餘本深設伏大破之斬子良本深爲政舉大綱不屑苛細大猾旣殲府中無事晨起鼓而升堂吏無所白輒鼓而休間有所訟呼至榻前析曲直遣之亦不受狀有抑不伸者雖三尺童子皆得往白久之民恥爭訟

李從智知蘇州廉靜精敏下不能欺嘗曰吏貪吾不多受牒隸貪吾不行杖卒貪吾不繫囚由是公庭清肅民安而化之

趙豫爲松江知府一意拊循與民休息患民俗多訟訟者至輒好

言諭之曰明日來衆皆笑之有松江太守明日來之謠及訟者踰宿忿漸平或被勸阻多止不訟始與豫同守郡者蘇州況鍾常州莫愚吉安陳本深溫州何文淵杭州馬儀西安羅以禮建昌陳鼎並皦皦著名績豫尤以愷悌稱

湯紹恩移紹興知府緩刑罰恤貧弱旌節孝民情大和山陰會稽蕭山三邑之水滙三江口入海潮汐日至擁沙積如邱陵遇霪潦則水阻沙不能驟洩良田盡成巨浸當事者不得已決塘以瀉之塘決則憂旱歲苦修築紹恩遍行水道至三江口見兩山對峙喜曰此下必有石根余其於此建閘乎募善水者探之果有石脈橫亘兩山間遂興工爲閘二十有八以應列宿於內爲備閘三以防

大閘之潰閘外築石堤四百餘丈扼潮自是三邑方數百里間無水患矣士民德之立廟閘左歲時奉祀不絕

張霈知霸州見民遊食者多每里置簿列男女大小口數計其耕桑樹畜爲設方畧暇則躬自巡視有不如教者罰之民皆勤力州以饒富

周思兼除平度知州躬巡郊野坐藍輿中攜飯一盂令鄉民以次舁行因盡得閭閻疾苦狀悉蠲除之旁郡飢民掠食所司持之急且爲亂上官檄思兼治之作小木牌數千散四郊令執牌就撫悉振以錢穀事遂定入覲舉治行第一

府佐貳

周景爲豫州刺史辟陳蕃爲別駕蕃不就景題別駕輿曰陳仲舉坐也不更辟蕃惶恐就職　謝承後漢書

龐統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先主以統爲治中從事　蜀志

徐州刺史呂虔檄王祥爲別駕委以州事時寇盜充斥祥率厲兵士討破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曰海沂之康寔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晉書

趙軌爲齊州別駕有能名在州四年考績連最高祖嘉之徵軌入朝父老相送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

壺酒相送公清若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輒受而飲之 隋書

唐改諸州治中爲司馬別駕爲長史 舊唐書

宋柯述爲漳州府通判以賑飢感雙鵲棲其廳事令府治有瑞鵲堂 廣輿記

王十朋擢對策第一授紹興府簽判既至咸以書生易之十朋裁決如神吏姦不行 宋史

張宗璉擢南京大理丞坐奏事忤旨謫常州同知朝遣御史李立理江南軍籍檄宗璉自隨立受黠軍詞多逮平民實伍宗璉數爭之立怒宗璉輒臥地乞杖曰請代百姓死免株累甚衆 明史

知縣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說苑

卓茂爲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後漢書

魯恭爲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時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疑其不實使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旁旁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曰所以來者欲察君政迹耳今蟲不犯境仁及鳥獸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

王喬爲葉令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顯宗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

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雙舄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傅琰父僧祐山陰令有能名琰仕宋爲武康令遷山陰令並著能名二縣皆謂之傅聖時云諸傅有理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琰子翽爲吳令別建康令孫廉廉曰聞大人發姦擿伏惠化如神何以致此答曰無他也惟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翽天監中爲建康令復有能名 南史

劉曠爲平鄉令人有爭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劾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祿賑施窮乏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獄中無繫囚爭訟絕息遷臨潁令清名善政爲天下第一 隋書

何易于爲益昌令刺史崔朴嘗乘春與賓屬汎舟出益昌旁索民

挽繂易于身引舟朴驚問故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不事可任其勞朴愧疾驅去鹽鐵官榷取茶利詔下所在毋敢隱易于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厚賦毒之乎命吏閣詔吏曰詔何敢拒吏坐死公得免竄耶答曰吾敢愛一身移暴於民乎亦不使罪爾曹即自焚之觀察使素賢之不劾也。唐書

程顥爲晉城令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其父兄出所以事其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而姦僞無所容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教者不善則爲易置鄉民爲社會顥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宋史

劉摯爲南宮令縣賦甚重輸絹匹折稅錢五百綿兩折錢三十民多破産摯援例旁郡條請裁以中價轉運使怒將劾之摯固請遂告於朝從其議民歡呼至泣下曰劉長官活我是時摯與信都令李沖清河令黃莘皆以治行聞人稱爲河朔三令

葉康直令光化政皆務以利民時豐稷爲穀城令亦以治績顯人歌之曰葉光化豐穀城清如水平如衡

葉宗人攝錢塘知縣縣爲浙江省會徭重豪有力往往構黠吏得財役貧民宗人令民自占甲乙書於冊以次簽役役乃均善決寃獄民以爲神按察使周新廉介吏也一日伺宗人出潛入其室見廚中惟銀魚腊一裹新歎息攜少許去明日召宗人共食飲至醉

用儀仗導之歸時呼爲錢塘葉一清　明史

盛顒以御史劾石亨曹吉祥降東鹿知縣縣徭役苦不均顒爲立九則法繼者莫能易毋憂去服除民相率詣闕乞還顒再任並不用鞭朴訟者諭之輒叩頭不復辨鄰邑訟不決亦皆赴訴片言折之各心厭去郊外有隙地爭來築室居之遂成市號爲清官店

丁積爲新會知縣爲政以風化爲本而主於愛民民出錢輸官供役名均平錢其後吏貪復令甲首出錢供用曰當月錢貧者至鬻子女積一切杜絕既而歲大旱築壇圭峯頂昕夕伏壇下者八日雨大澍而積遂得疾以卒士民聚哭於途有一嫗夜哭極哀或問之曰來歲當甲首丁公死吾無以聊生矣

唐侃授承豐縣之官不攜妻子獨與一二童僕飯蔬豆羹以居久之吏民信服章聖皇太后葬承天諸內奄迫脅所過州縣吏索金錢宣言供張不辦者死州縣吏多逃侃置空棺旁舍中奄迫之急則給至棺所指而告之曰吾辦一死金錢不可得也諸奄皆愕眙去

縣佐貳

顏師古仕隋爲安養尉僕射楊素見其年弱謂曰安養劇縣子何以治之師古曰割雞未用牛刀素驚其言大後果以幹治聞 唐書

唐臨爲萬泉丞有輕囚久繫方春農事興臨説令可且出囚使就畎畝不許令移疾臨悉縱歸與之約因如期還

員半千爲武陟尉。歲旱。勸令殷子良發粟賑民。不從。及子良謁州。半千悉發之。下賴以濟。刺史怒。囚半千於獄。會薛元超持節度河。讓太守曰。君有民不能恤。使惠出一尉。尚可罪耶。釋之。

李程爲藍田尉。縣有滯獄十年。程單言輒判。京兆狀最。遷御史。

冷應澂爲廬陵主簿。以廉能著。有愬事臺府者。必曰願下廬陵清主簿。宋史

朱光庭爲萬年主簿。數攝邑。人以明鏡稱。

仇悆爲高密丞。俗尚嚚訟。悆攝縣事。剖決如流。民至懷餅餌以俟決遣。猾吏楊蓋每陰疏令過。脅持爲姦。悆暴其罪黥之。無不悅服。

劉煥爲任邱尉。縣令貪汚。煥每規正之。秩滿。令杯酒謝曰。尉廉愼

使我獲考　金史

吳履授南康丞南康俗悍謂丞儒也易之居數月摘發奸伏如老獄吏則皆大驚相率斂跡履乃改崇寬大與民休息知縣周以中巡視田野爲部民所詈捕之不獲怒盡縶其鄉鄰履閱獄問故立釋之乃白以中以中益怒曰丞慢我履曰犯公者一人耳其鄉何罪今縶者衆而捕未已急且有變奈何以中意乃解爲丞六年百姓愛之遷安化知縣進濰州知州　明史

廖欽爲河內丞以廉能稱居八年調吳江後坐事謫戍久之以老病放歸道河內河內民競持羊酒爲壽且遺之縑須臾裒數百匹欽固辭不得一夕遯去

馮堅爲南豐典史上書言九事一曰養聖躬二曰擇老成三曰攘要荒四曰勵有司五曰褒祀典六曰省官守七曰易邊將八曰訪吏治九曰增關防太祖嘉之稱其知時務達事變乃命吏部擢左僉都御史

曹鼐宣德初由鄉舉授代州訓導願授別職改太和縣典史七年督工匠至京師疏乞入試復中順天鄉試明年舉進士一甲第一賜宴禮部進士宴禮部自鼐始

教職

胡瑗以節度推官教授湖州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

信愛如其父兄慶歷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 宋史

唐璘爲瑞州學教授用白鹿洞教法崇禮讓後文藝士翕然知嚮

舒璘爲徽州教授徽習頗異詩禮久不預貢士學幾無傳璘作詩禮講解家傳人習自是其學浸盛丞相留正稱璘爲第一教官

陸九齡爲興國軍教授興國俗鮮知學九齡不以職閒自佚益嚴規矩肅衣冠勸綏引翼士類興起

胡憲爲建州教授日與諸生訓以爲己之學聞者始而笑中而疑久而觀其所以脩身事親接人者無一不如所言遂翕然悅服郡人程元以篤行稱龔何以廉節著皆迎致俾參學政學者大化

孔思晦爲寧陽儒學教諭先是校官率以廪薄不能守職而思晦

以儉約自持。教養有法。比代去。學者皆不忍舍之。

烏緝善詩文。洪武四年舉鄉試第一。授臨淮教諭。入見。賜之宴。賦詩稱旨。除廣信教授。自號滎陽外史。明史

陳觀以訓導入覲。試王猛捫蝨論。立擢陝西參政。

方孝孺除漢中教授。日與諸生講學不倦。蜀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每見陳說道德。王尊以殊禮。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

海瑞初署南平教諭。御史詣學宮。屬吏咸伏謁。瑞獨長揖曰。臺謁當以屬禮。此堂師長教士地。不當屈。

將帥

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

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史記

周亞夫嗣封條侯匈奴大入邊以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以備胡文帝自勞軍至細柳先驅不得入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上乃使使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改容式車成禮而去既出文帝曰此眞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

李廣善騎射以力戰爲名程不識與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皆爲名將然匈奴畏廣之略及廣拜右北平太守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

趙充國沈勇有大略以擊匈奴擢爲後將軍封營平侯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揚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漢書

馮異拜偏將軍謙退不伐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屛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後漢書

吳漢爲大司馬伐公孫述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尅

張遼武力過人文帝引遼會建始殿問破吳意狀帝歎曰此亦古之名虎也爲起第舍及遼薨帝詔曰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矣 魏志

張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也

蜀志

諸葛亮征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爲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若秖如此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漢晉春秋

韋叡將兵仁愛士卒雖臨陣交鋒常緩帶乘輿執竹如意以麾進止與裴邃俱爲梁世名將邵陽之役曹景宗與羣帥爭先獻捷叡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 南史

楊大眼所經戰陣莫不勇冠六軍以功封安成縣子撫巡士卒呼

爲兒子自爲將帥恒身先兵士衝突堅陣出入不疑當其鋒者莫不摧拉當世推其驍果皆以爲關張弗之過也　魏書

賀若弼官右武侯大將軍煬帝之在東宮謂若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俱稱良將優劣何如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虎鬬將非領將史萬歲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惟殿下所擇弼意自許　隋書

薛仁貴少貧賤應募王師攻安市城高麗率兵二十萬拒戰太宗命諸將擊之仁貴恃驍悍欲立奇功乃著白衣呼而馳所向披靡軍乘之賊遂奔潰帝召見嗟異授遊擊將軍師還曰朕不喜得遼東喜得虓將及高宗詔仁貴爲鐵勒道行軍總管帝曰古善射有

穿七札者卿試以五甲射焉仁貴一發洞貫帝大驚更取堅甲賜之時九姓衆十餘萬令驍騎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於是虜氣懾皆降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 唐書

李光弼封臨淮郡王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衆治師訓整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與郭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爲中興第一其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云

曹瑋彬次子也歷官彰武軍節度使師出多奇計出入神速不可測將兵幾四十年未嘗少失利唃廝囉聞瑋名即望瑋所在合手加額契丹使過天雄部勒其下曰曹公在此毋縱騎馳驅也瑋初

守邊時山東知名士賈同造瑋客外舍瑋欲按邊卽同舍邀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巳具旣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人馬聲同歸語人曰瑋殆名將也宋史

岳飛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挽弓三百斤初隸留守宗澤戰開德有功澤大奇之曰爾智勇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家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善以少擊衆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

張俊屢立戰功與韓世忠劉錡岳飛並爲名將世稱張韓劉岳

徐達言簡慮精在軍令出不二諸將奉持凜凜而帝前恭謹如不

能言善拊循與下同甘苦士無不感恩效死以故所向克捷尤嚴
戢部伍所平大都二省會三郡邑百數閭井宴然民不苦兵歸朝
三日單車就舍延禮儒生談議終日雍雍如也太祖嘗稱之曰受
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婦女無所愛財寶無所取中正無疵
昭明乎日月大將軍一人而已 明史

胡大海善用兵每自誦曰吾武人不知書惟知三事而已不殺人
不掠婦女不焚毀廬舍以是軍行遠近爭附又好士所至輒訪求
豪儁劉基宋濂葉琛章溢之見聘也大海實薦之

俞大猷負奇節以古賢豪自期其用兵先計後戰不貪近功忠誠
許國老而彌篤所在有大勳

戚繼光爲將號令嚴賞罰信士無敢不用命與大猷均爲名將大猷老將務持重繼光則飇發電舉屢摧大寇名更出大猷上

穀玉類編卷二十九

穀玉類編卷三十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遭遇類

薦舉　早達　晚遇　貴盛　優禮
寵賚　復任　遺愛　致仕　黜謫
囚辱

薦舉

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子曰齊鮑叔鄭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聞用力爲賢乎進賢爲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達子產

未聞二子之達賢已之才也。孔子家語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 左傳

韓信亡楚歸漢上未之奇也蕭何奇之信亡何自追之居二日來謁上上罵曰諸將亡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欲爭天下非信無與計事者王曰吾爲公以爲將曰雖爲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拜信爲大將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 史記

鄭當時每朝候上之間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乎其言之也常引以爲賢於已

寇恂爲偏將軍數與大司徒鄧禹謀議禹奇之光武定河內難其守問於鄧禹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　後漢書

孔融薦達賢士多所奬進知而未言以爲已過

山濤爲冀州刺史冀州俗薄無相推轂濤甄拔隱屈搜訪賢才旌命三十餘人皆顯名當時人懷慕尚風俗頗革　晉書

謝元有經國才略時苻堅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其叔父安以元應舉郄超聞而歎曰安違衆舉親明也元必不

負舉才也於是拜建武將軍兗州刺史

杜如晦爲秦王府兵曹參軍徙兗州長史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元齡曰去者雖多不足吝如晦王佐才也大王欲經營四方舍如晦無共功者王驚曰非公言我幾失之因表留幕府　唐書

張柬之爲荆州都督府長史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荆州長史張柬之宰相才也用之必盡節於國即召爲洛州司馬他日又求人仁傑曰臣薦宰相而爲司馬非用也乃授司刑少卿後姚崇爲靈武軍使將行后詔舉可爲相者崇曰張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其人老惟亟用之即日召見拜同平章事

蕭穎士樂聞人善以推引後進爲己任如李陽李幼卿皇甫冉陸

渭等數十人由奬目皆爲名士天下推知人稱蕭功曹
賈黃中參知政事素重呂端爲人屬端出鎭襄陽黃中力薦於上因留爲樞密直學士遂參知政事當世文行之士多黃中所薦引而未嘗言人莫之知也　宋史
王旦爲相寇準罷樞密使託人求爲使相旦拒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準入謝眞宗具道旦所以薦者準愧歎以爲不可及李行簡以將作監丞家居有賢行遷太子中允使者不知其宅帝命問旦人始知行簡爲旦所薦旦凡所薦皆人未嘗知旦沒後史官修眞宗實錄得內出奏章始知朝士多旦所薦云
吳中復廉於居官御史中丞孫抃薦爲御史初不相識也或問之

抃曰昔人恥爲呈身御史今豈有識面臺官耶

良弼本名斐室時納合椿年爲參政薦良弼才出己右用是爲刑部尚書海陵曰斐室言行端正無所阿諂因謂椿年曰卿可謂舉能矣常人多嫉勝己者卿舉勝於己者賢於人遠矣 金史

陳顥先後居集賢署薦士牘累數百有詰之者顥曰吾寧以謬舉受罰蔽賢誠所不忍出入禁闥數十年大夫士因其薦拔以至顯列有終身莫知所自者 元史

况鍾雖起刀筆然重學校禮文儒單門寒士多見振贍有鄒亮者獻詩於鍾鍾欲薦之或爲匿名書毀亮鍾曰是欲我速成亮名耳立奏之朝名授吏刑二部司務遷御史 明史

李賢爲大學士務持大體尤以惜人才開言路爲急所薦引年富軒輗耿九疇王竑李秉程信姚夔崔恭李綸等皆爲名臣

王恕數任巡撫歷侍郎至吏部尙書歷中外五十餘年剛正清嚴始終一致所引薦耿裕彭韶何喬新周經李敏張悅倪岳劉大夏戴珊章懋等皆一時名臣他賢才久廢草澤者拔擢之恐後弘治二十年間衆正盈朝職業修理號爲極盛者恕力也

謝杰巡撫南贛屬吏被薦者以賄謝杰曰賄而後薦干戈之盜薦而後賄衣冠之盜人以爲名言

早達

甘奇顯用年乖強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 甘奇甘羅尹子奇也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主東

阿東阿大化終賈終

軍賈誼也○後漢書

鄧禹從光武定計議光武卽位拜禹爲大司徒封酇侯禹時年二十四○後漢書

摯瞻曾作四郡太守復出作內史年始二十九嘗別王敦敦曰卿年未三十已爲萬石亦太蚤瞻曰方於將軍少爲太蚤比之甘羅已爲太老○世說

荀羨除北中郎將徐州刺史監徐兗二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假節殷浩以羨在事有能名故居以重任時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晉書

王僧綽爲侍中時年二十九始興王濬嘗問其年僧綽自嫌蚤達

逡巡良久乃答其謙虛若此。宋書

李崇以父賢勲封泹樂縣侯時年尚小親族相賀崇獨泣下賢怪而問之對曰無勲於國而幼少封侯當報主恩不得終於孝養是以悲耳賢大奇之。隋書

趙贊幼聰慧七歲誦書二十七卷應神童舉後唐明宗詔曰都尉之子太尉之孫幼能誦書弱不好弄克彰庭訓宜錫科名可特賜童子及第仍附長興三年禮部春榜。宋史

韓琦蚤有盛名其爲學士臨邊年甫三十天下已稱爲韓公

徐世隆弱冠登進士第辟爲縣令其父戒曰汝年少學未至吏當讀書以益智識俟三十入官未晩也世隆遂辭官益篤於學。元史

鄧愈進江西行省右丞時年二十八兵興諸將早貴未有如愈與李文忠者。明史

解縉幼潁敏年二十舉進士授中書庶吉士甚見愛重常侍帝前一日太祖在大庖西室諭縉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知無不言縉卽日上封事萬言帝稱其才

楊廷和年十二舉於鄉十九先其父成進士改庶吉士告歸娶還朝授檢討累官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何景明年八歲能詩古文弘治十一年舉於鄉年方十五宗藩貴人爭遣人負視所至聚觀若堵十五年第進士授中書舍人

晩遇

太公望呂尙者嘗窮困年老矣周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載歸立爲師 史記

百里傒媵於秦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秦繆公聞傒賢以五羖羊皮贖之時傒年已七十餘繆公與語大悅授之國政

公孫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爲博士不合上意病免歸元光五年詔徵文學弘至太常對策百餘人天子擢弘策爲第一名見拜爲博士

顏駟爲郎武帝輦過郎署見駟龐眉皓髮問曰叟何時爲郎何其老也對曰臣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至景帝好美而臣

貌醜。陛下即位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老於郎署。上感其言擢會稽都尉。漢武故事

柳澄淹貫羣書。年六十餘。始仕宦。元和初。爲大理少卿。改散騎常侍致仕。卒年九十餘。唐書

曹松天復初。與王希羽。劉象。柯崇。鄭希顏等及第。年皆七十餘。時號五老榜。唐詩記事

梁顥年八十二。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啟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墨客揮犀

劉三吾以茹瑞薦。名至年七十三矣。奏對稱旨。累遷翰林學士。時天下初定。典章闕畧。太祖鋭意制作。宿儒凋謝。得三吾。晚悅之。朝

參命列侍衛前燕享賜坐殿中與汪叡朱善稱三老 明史

劉同升殿試第一莊烈帝問年幾何對曰五十有一帝曰若尚如少年勉之授翰林修撰

貴盛

富平侯張安世父子封侯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爲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功臣之世惟有金氏張氏親近寵貴比於外戚 漢書

竇融爲大司空位特進長子穆尚內黃公主穆子勳尚泚陽公主弟子固尚涅陽公主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皆並時自祖及孫官府邸第相望京邑於親戚功臣中莫與爲比 後漢書

鄧禹以元功拜太傅。鄧氏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東京莫與爲比。

李穆官太師。子孫雖在襁褓。悉拜儀同。其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貴盛當時無比。隋書

張儉拜營州都督。封皖城郡公。兄大師太僕卿。武功縣男。弟延師左衛大將軍。范陽郡公。兄弟三人。門皆立戟。時號三戟張家。唐書

張文瓘位宰相。其子潛魏州刺史。沛同州刺史。洽衛尉卿。涉殿中監。父子皆至三品。時謂萬石張家。

崔琳官太子少保。長子儼諫議大夫。其羣從數十人。自興寧里謁

大明宮冠蓋騶哄相望每歲時宴於家以一榻置笏猶重積其上
琳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瑤俱列棨戟世號三戟崔家
郭子儀位太尉中書令八子七壻皆貴顯朝廷
張嘉貞爲宰相弟嘉祐任右金吾衞將軍昆弟每上朝軒蓋騶導
盈閭巷時號所居坊曰鳴珂里
陳堯叟掌樞機弟堯佐直史館堯咨知制誥與父省華同在北省
諸孫任官者十數人宗親登科者又數人榮盛無比 宋史
宋韓維兄弟八人並登科三爲宰相時韓琦家亦同貴顯人但稱
韓家無以別白以維宅有桐樹因稱桐樹韓家時人有詩曰棠棣
行中排宰相梧桐樹裏識韓家 續文獻通考

慶成王濟炫晉恭王子其生也太祖方御慶成宴因以爲封永樂十年薨謚莊惠會孫端順王奇湞以賢孝聞生子七十人嘉靖初尙書王瓊聞於朝明史○弇山堂别集云慶成王生子一百人自封長子外餘九十九人並封鎭國將軍毎會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識而人皆隆準極異事也按此與正史不同附錄之以廣聞見

林瀚拜吏部尙書子九人庭㭿庭機俱工部尙書庭機後調禮部庭機子燫烴燫工部尙書改禮部烴終工部尙書三世五尙書皆內行修潔爲時所稱

楊洪父子兄弟皆佩將印一門三侯伯其時稱名將者推楊氏

王恕累官尙書贈特進左柱國太師五子十三孫多賢且顯少子承裕累官南京戸部尙書世宗手書淸平正直褒之

優禮

汲黯爲主爵都尉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史記

桓榮拜議郎以尚書授皇太子拜太子少傅遷太常顯宗即位尊以師禮乘輿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天子親執業每言輒曰太師在是既罷悉以太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恩禮若此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及篤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牀下 後漢書

鍾繇爲太傅有膝疾時司徒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

車虎賁昇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爲故事 魏志

姚崇爲宰相元宗雅尊遇崇每見便殿必爲之興去輒臨軒以送他相莫如也 唐書

呂端爲相眞宗每見其入對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軀體洪大宮廷階峻特令梓人爲納陛 宋史

王曾爲翰林學士眞宗嘗晚坐承明殿召對久之旣退使內侍諭曰向思卿甚故不及朝服見卿勿以我爲慢也其見尊禮如此

李孟拜中書平章政事仁宗賜爵秦國公命圖其象敕詞臣爲之贊入見必賜坐語移時稱其字而不名其見尊禮如此 元史

劉健受知於孝宗旣即位代徐溥爲首輔竭情盡慮知無不言初

或有從有不從既乃益見信所奏請無不納呼為先生而不名每進見帝輒屏左右左右間從屏間竊聽但聞帝數數稱善 明史

劉大夏拜兵部尚書孝宗察知大夏方嚴且練事尤親信每被召跪榻前帝左右顧近侍輒引避嘗對久憊不能興呼司禮太監掖之一日早朝大夏固在班帝偶未見明日諭曰卿昨失朝耶恐御史糾不果召卿其受眷深如此特賜玉帶麒麟服所賚金幣上尊歲時不絕

蔣瑤累遷工部尚書西苑東殿成世宗置宴見瑤與王時中席在外命移殿內而移皇親於殿右以讓瑤曰親親不如尊賢其重瑤如此

錫一清爲大學士以讒搆乞歸世宗爲世子時心識之及卽位遣官存問詔以少傅太子太傅改兵部尙書左都御史總制陝西三邊軍務故相行邊自一清始溫語褒美比之郭子儀

寵賚

鄭人賂晉侯以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請與子樂之絳於是乎有金石之樂禮也 左傳

李忠從世祖攻伐獨無所掠世祖曰我欲特賜李忠卽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 後漢書

毛玠爲丞相東曹掾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馮

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 魏志

馬周爲中書令太宗嘗以飛帛書賜周曰鸞鳳沖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 唐書

戴至德同東西臺三品高宗嘗爲飛白書賜侍臣賜至德曰泚洪源俟舟楫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李敬元曰資啟沃罄丹誠崔知悌曰竭忠節贊皇猷皆見意於辭云

馬燧平李懷光還太原德宗賜宸扆台衡二銘以言君臣相成之美勅石起義堂帝榜其顔以寵之

張建封以徐泗節度使來朝德宗賜宴曲江其還鎮帝賦詩以餞又以所持鞭賜之曰卿節義歲寒勿渝故用此爲况

王昭遠爲殿前都虞候太宗嘗草書紈扇作古詩賜諸將意多比諷其賜昭遠尤加賞遇宋史

王溥爲平章守建昌太祖次龍興帥其衆來見數慰勞從歸建康賜第聚寶門外號其街曰宰相街以寵異之明史

宋濂還侍講學士每燕見必設坐命茶每旦必令侍膳往復咨詢常夜分乃罷濂不能飲太祖嘗強之至三觴行不成步帝大懽樂御製楚辭一章命詞臣賦醉學士詩又嘗調甘露於湯手酌以飲濂曰此能愈疾延年願與卿共之又詔太子賜濂良馬復爲製白馬歌一章亦命侍臣和焉其寵待如此

仁宗即位蹇義夏原吉皆以元老爲中外所信帝又念義監國時

荷勞尤厚倚之歷進少師賜銀章一文曰繩愆糾繆已復賜璽書制褒忠貞印俾藏於家傳之後世

大學士黃淮以疾乞休宣宗許之父性年九十及卒賜葬祭淮詣闕謝値燈時賜游西苑詔乘肩輿登萬歲山命主會試比辭歸餞之太液池帝爲長歌送之且曰朕生日卿其復來

于謙素病痰疾作景帝遣興安舒良更番往視聞其服用過薄詔令上方製賜至醯菜畢備又親幸萬歲山伐竹取瀝以賜

復任

黃霸爲潁川太守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又貶秩歸潁川前後八年郡中愈治 漢書

寇恂拜潁川太守。擊平盜賊。建武三年。恂爲執金吾。潁川盜賊起。恂從車駕南征。至潁川。盜賊悉降。而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鎮撫吏人。受納餘降。後漢書

耿純爲東郡太守。盜賊清寧。後坐免。以列侯從擊董憲。道過東郡。百姓數千。隨車駕涕泣曰。願復得耿君。八年。東郡濟陰盜賊羣起。世祖拜純太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璽書復以純爲東郡太守。吏民悅服。

种暠爲梁州刺史。得百姓歡心。被徵當還。吏人詣闕請留之。梁太后歎曰。未聞刺史得人心若是。許之。暠復留一年。

魯芝爲天水太守。傾心鎮衛。遷廣平。天水夷夏慕德。老幼赴闕獻

書乞留芝魏明帝許焉仍策書嘉歎勉以黃霸之美晉書

梁彥光為相州刺史鄴都雜俗人多變詐作歌稱其不治坐免歲餘拜趙州刺史彥光言於高祖請復為相州上從之豪猾者聞其來莫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摘姦隱有若神明於是狡猾之徒莫不潛竄與學行禮風俗大改隋書

崔元暐為天官侍郎當官介然不受私謁改文昌左丞不踰月武后曰卿向改職乃聞令史設齋相慶此欲肆其貪耳卿為朕還舊官乃復拜天官侍郎唐書

賈郁為仙遊令將代去一吏酗酒郁怒曰吾再任必懲吏言公若再至猶鐵船渡海也後郁果復任適醉吏盜錢坐法郁判曰竊銅

鏹以潤家非因鼓鑄造鐵船而渡海不假爐錘因杖而遺之廣輿記

張詠知益州爲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至眞宗時以詠前在蜀治政優異自永興徙知益州民聞詠至皆鼓舞相慶詠政績益著有詔褒美通鑑

馬光祖爲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遷荆湖制置而建康之民思之不已理宗聞命以資政殿學士再知建康士女相慶光祖益思寬養民力興廢起壞光祖凡三至建康威惠並行百廢無不修舉宋史

史弼爲淮東宣撫使弼凡三官揚州人喜刻石頌之號三至碑元史

張紞歷雲南左布政使洪武二十年春入覲治行爲天下第一特令吏部勿考賜璽書命仍治滇南紞在滇凡十七年土地貢賦法

令條格皆所裁定民間喪祭冠婚咸有定制務變其俗滇人遵用之 明史

劉伯吉知碭山縣以親喪去服除碭山民守闕下求再任吏部言新令已在碭山二年矣宣宗曰新者勝舊則民不復思今久而又思其賢於新者可知矣遂易之

遺愛

名公之治西方甚得民和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名公卒而民人思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 史記

文翁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文翁終於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 漢書

侯霸爲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更始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携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期年。使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授璽書。後霸薨。吏人共爲立祠。四時祭焉。後漢書

羊祜都督荆州諸軍事。及卒。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遊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望其碑者莫不流涕。因名爲墮淚碑。晉書

鄧攸爲吳郡太守。刑政清明。後稱疾去。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少停。夜中發去。吳人歌曰。紞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

崔挺爲光州刺史。風化大行。景明初見代。老幼泣涕追隨。縑帛贈送。挺不納。及卒。州故吏莫不悲感。共鑄八尺銅像於廣固寺。起八

開齋追奉冥福其遺愛若此 魏書

郭元振為涼州都督夷夏畏慕河西諸郡置生祠揭碑頌德 唐書

崔戎為華州刺史徙兗海沂密觀察使民擁留於道不得行乃休傳舍民至抱持取其鞾戎夜單騎亡去民追不及乃止

王景為橫海軍節度使善懷撫周廣順初入朝民周環等數百人遮道留之不獲有截景馬鐙者 宋史

韓琦鎮大名魏人為立生祠

范仲淹為陝西四路宣撫使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祀之

蘇軾再莅杭州有德於民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生作祠以報

崔與之爲成都本路安撫使後以疾歸蜀人思之肖其像於成都仙遊閣以配張詠趙抃名三賢祠

趙豫爲松江知府在職十五年清靜如一日去郡老稚攀轅留一履以識遺愛後配享周忱祠 明史

翟溥爲南康知府考績赴部以年老乞歸辭郡之日父老爭贐金帛悉不受衆挽舟滂泣因建祠湖隄祀之又配享白鹿書院之三賢祠三賢者唐李渤宋周敦頤朱熹也

史誠祖爲汶上知縣廉平寬簡考績稱第一屢當遷職輒爲民奏留閱二十九年竟卒於任士民哀號留葬城南歲時奉祀

周斌以御史降江陰知縣有惠政擢開封知府累官廣東右布政

使初去江陰民立生祠及自開封遷去民亦涕泣爭送焉

致仕

疏廣疏受並爲太子傅太子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即日俱移病上疏乞骸骨宣帝許之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 漢書

御史大夫薛廣德與丞相于定國俱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廣德歸沛太守迎之界上沛以爲榮縣其安車傳子孫

陶潛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事鄉里小人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辭 晉書

李義琰秉政以疾乞骸骨聽致仕乃歸田野公卿以下悉祖餞通化門外時人比漢疏廣 唐書

李日知爲刑部尚書屢乞骸骨許之日知將有請不謀於家歸乃治行妻驚曰產業空空何辭之遽日知曰仕至此已過我分人亦何厭之有若厭於心無日而足也

司空圖致仕而歸居中條山作亭名曰三休謂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老而聵三宜休 問奇類林

朱昂爲工部侍郎致仕眞宗賜器幣給全奉賜宴玉津園兩制三館皆預仍詔賦詩餞行縉紳榮之弟協仕至主客郎中昂以書招之協亦告老知府陳堯咨署其居曰東西致政坊昂於所居建二

工部尚書李柬之條
仕至刑部侍郎誤作仕郎

亭曰知止曰幽棲 宋史

工部尚書李柬之請老拜太子太保致仕特賜宴資善堂令講讀官皆賦詩勸勞甚渥柬之出都門卽幅巾白衣以見客有李受者仕至刑部仕郎致仕賜宴賦詩及序如柬之禮相去數月故時稱二李柬之子孝基官光祿卿與父同謝事纔年五十士大夫美之以比二疏

葛密官太常博士年五十忽上章致仕姻黨止之密笑曰僕罪疾老死不得已而休官者安得有餘裕哉卽退居號草堂逸老年八十四乃終

楊鼎爲戶部尚書再疏求去賜敕馳驛歸命有司月給米二石歲

給役四人終其身大臣致仕有給賜自鼎始也明史

尚書王竑初號其室曰戇庵既歸改曰休菴杜門謝客鄉人希得見時李秉亦罷歸日出入里閈與故舊談笑游燕竑聞之曰大臣何可不養重自愛秉聞之亦笑曰所謂大臣豈以立異鄉曲尙矯激爲賢哉時兩稱之

王家屛爲大學士累疏不報於是求去益力或勸少需就大事家屛曰人君惟所欲爲者由大臣持祿小臣畏罪有輕羣下心吾意大臣不愛爵祿小臣不畏刑誅事庶有濟耳遂復兩疏懇請詔馳傳歸

陳本深前後守吉安十八年當遷郡人乞留詔予正三品俸厯前

民嫁女本深聞鼓樂聲笑曰吾來時乳下兒也今且嫁我尙留此耶遂請老

黜謫

屈平爲楚懷王左徒上官大夫讒之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 史記

賈誼出爲長沙王太傅旣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

梁竦坐兄松事徙九眞旣歷江湖濟沅湘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沉身乃作悼騷賦繫元石而沉之 後漢書

顏延之官太子中庶子出爲永嘉太守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曰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詠阮籍曰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曰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葢自序也宋書

柳渾罷相後數日置酒名故人出遊酣肆乃還曠然無黜免意時李勉盧翰皆以舊相閭門奉朝請歎曰吾等視柳宜城眞拘俗之人哉渾封宜城縣伯　唐書

柳宗元貶永州司馬旣竄斥地又荒癘因自放山澤閒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倣離騷數十篇讀者悲惻

王禹偁以知制誥出知黃州作三黜賦以見志其卒章云屈於身而不屈於道兮雖百謫而何虧　宋史

滕元發黜爲安州流落且十載貶筠州元發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遂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即墨何罪毁言日聞神宗覽之惻然即以元發知湖州

蘇軾貶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無所芥蔕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軾買地築室著書以爲樂若將終身

劉安世安置梅州章惇與蔡卞將置之死使轉運判官殺之判官將至梅梅守遣客來勸安世自爲計安世色不動徐書數紙付其僕曰我即死依此行之顧客曰死不難矣客密從僕所視皆經紀

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判官未至二十里嘔血而斃得免

蔡元定讀書西山時以僞學詆元定謫道州元定不辭家即就道其師朱熹與從游者餞別蕭寺中坐客興歎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於天天何逃乎杖屨同其子沈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

劉大夏爲兵部尚書武宗嗣位嘗請嚴覈勇士爲劉瑾所惡乃假田州岑猛事坐戍極邊大夏已年七十三布衣徒步過大明門下叩首而去觀者歎息泣下父老携筐送食所至爲罷市焚香祝劉尚書生還比至戍所遇團操輒荷戈就伍所司固辭大夏曰軍固

當役也所携止一僕瑾誅復官致仕 明史

囚辱

欒盈出奔楚范宣子殺羊舌虎囚叔向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叔向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宣子悅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左傳

絳侯周勃就國人有告勃欲反下廷尉逮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

吏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及赦出勃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　史記

鄒陽游梁羊勝公孫詭等惡之梁孝王王怒下之吏將殺之陽從獄中上書孝王立出之

長信少府夏侯勝坐非議詔書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俱下獄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至四年大赦勝出爲諫大夫霸爲揚州刺史　漢書

許揚汝南人太守鄧晨脩復鴻郤陂署揚都水掾使典其事百姓得其便初豪右大姓譖揚受賂晨收揚下獄而械輒自解獄吏白晨晨驚曰果濫矣聞忠信可以感靈今其效乎即夜出揚遣歸時

天大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後漢書

范滂以鉤黨坐繫黃門北寺獄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皋陶滂曰皋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亦止獄吏將加掠考滂以同囚多嬰病請先就格遂與袁忠爭受楚毒後事釋得還鄉里

嵇康以友呂安事見收康性愼言行一旦縲紲乃作幽憤詩。晉書

高爽爲晉陵令坐事繫治作鑊魚賦以自況後遇赦獲免。梁書

江淹隨宋建平王在南兗州廣陵令得罪辭連淹被繫州獄淹從獄中上書王郎日出之。

楊溥初侍皇太子爲洗馬時太子監國遣使迎成祖遲帝怒黃淮

逮至北京繫獄及金問至帝益怒曰問何人得侍太子下法司鞫。連溥逮繫錦衣衛獄家人供食數絕而意不可測旦夕且死溥益奮讀書不輟繫十年讀經史子集數周仁宗即位釋出獄。明史

李時勉爲祭酒請建國學英宗命王振往視時勉待振無加禮振銜之廉其短無所得時勉嘗芟彝倫堂樹旁枝振遂言其擅伐官樹入家取中旨枷國子監前官校至時勉方坐東堂閱課士卷徐呼諸生品第高下揭榜乃行方盛暑枷三日不解監生千餘人詣闕乞貸呼聲徹殿庭助教李繼請解於會昌侯孫忠忠皇太后父也奏太后太后爲言之帝帝初不知也立釋之

魏良弼拜刑科給事中嘉靖時會御史馬敭等以劾尚書王瓊被

逮艮弼請釋之帝怒并下詔獄論贖還職十二年元旦副都御史王應鵬坐事下詔獄艮弼言履端之始不宜以微過繫大臣帝怒再下詔獄獄卒訝曰公又來耶爲垂涕旣復職

沈束爲禮科給事中劾大學士嚴嵩任意予奪世宗怒命杖於庭仍錮詔獄束衣食屢絶惟日讀周易爲疏解迨嵩去束在獄十六年矣妻張氏上書請代帝終不許帝深疾言官以廷杖遣戍未足遏其言乃長繫以困之而日令獄卒奏其語言食息謂之監帖或無所得雖諧語亦以聞一日鵲噪於束前譏曰豈有喜及罪人耶卒以奏帝心動釋束還家附張元忭沈公束墓誌云公少時讀蘇武傳每讀輒掩卷欷歔當食或廢箸由今觀之蘇處北海十九年白首歸漢公繫獄十八年亦白首歸田蘇之歸也以鴈書公之歸也以鵲帖皆託之人而成於天事誠有

不偶然者然蘇尙拜官而公不拜蘇有子而公卒無子其節愈苦而數愈奇天道其何如哉

海瑞爲戶部主事時世宗久不視朝專意齋醮瑞上疏切諫帝大怒詔獄論死越二月帝崩穆宗卽位獲釋初崩外廷多未知提牢主事聞狀以瑞且見用設酒饌欵之瑞自疑當赴西市恣飲噉不顧主事因附耳語宮車適晏駕先生今卽出大用矣瑞曰信然乎卽大慟盡嘔出所飲食隕絕於地終夜哭不絕聲旣釋累官右都御史

穀玉類編卷三十一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科名類

科第　鼎甲　師生　下第

科第

進士得第列名於慈恩寺謂之題名韋肇及第偶於慈恩寺鴈塔題名後人效之遂成故事國史譜

新進士及第以泥金書帖子報其家謂之喜信天寶遺事

元和十三載李源公榜三十三人皆取寒素時有詩曰元和天子

丙申年三十三人盡得仙袍似爛銀衣似錦相將白日上青天記纂淵海

唐進士榜必以淡墨書世傳大羅天放榜於蕊珠宮故稱蕊榜潛確類書

太宗嘗幸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摭言

僖宗幸興慶池方食餅餤時進士在曲江有聞喜宴上命御廚依人數各賜紅綾餅餤潛確類書

元結舉進士禮部侍郎陽浚見其文曰一第慁子耳有司得子是賴結果擢上第唐書

歐陽詹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

天下選時稱龍虎榜

錢起初從鄉薦客舍月夜獨吟遽聞人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起愕然視之無所見天寶十年就試考官李暐試湘靈鼓瑟詩題中有青字起即以鬼謠十字爲落句暐深嘉之稱爲絕唱是歲登第　舊唐書

伍喬游學廬山一夕見人掌自牖入有讀易二字喬因取易讀之後春試畫八卦賦喬第一　廣輿記

宋太宗親試禮部貢士於講武殿始分三甲錫宴於瓊林苑寵之以詩遂爲定制　通鑑

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纔三人王曾宋庠爲名宰相馮京

爲名執政風節相映不愧其科名焉宋史

孟宗獻發解第一楊伯仁讀其文稱曰此人當成大名是歲宗獻府試省試廷試皆第一號孟四元金史

三年大比以諸生試之直省曰鄉試中式者爲舉人次年以舉人試之京師曰會試中式者天子親策於廷曰廷試亦曰殿試分一二三甲以爲名第之次一甲止三人曰狀元榜眼探花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賜同進士出身狀元榜眼探花之名制所定也而士大夫又通以鄉試第一爲解元會試第一爲會元二三甲第一爲傳臚云明史

劉三吾偕紀善白信蹈等主會試榜發北士無預者于是諸生言

三吾等南人私其鄉太祖怒命侍講張信等覆閱不稱旨帝親賜策問更擢六十一人皆北士時謂之南北榜又曰春夏榜云

商輅舉鄉試第一正統十年會試殿試皆第一終明之世三試第一者輅一人而已

魏允中南樂人爲諸生副使王世貞大器之歲鄉試世貞戒門吏曰非魏允中第一無伐鼓以傳也已而果然時無錫顧憲成漳浦劉廷蘭並爲舉首負儁才時人稱三解元

鼎甲

唐李固言遇一老姥言郎君明年芙蓉鏡下及第來年果中狀元詩賦有人鏡芙蓉之語老姥乃金天神也 酉陽雜俎

張去華舉進士甲科子師德舉進士亦爲第一時人榮之宋史

孫何及第得甲科弟僅咸平元年進士甲科兄弟連冠貢籍

蔡齊舉進士第一儀狀俊偉舉止端重眞宗見之顧宰相曰得人矣詔金吾給七騶傳呼以寵之狀元給騶自齊始

王曾舉進士發省禮部廷試皆第一人或戲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曾正色曰曾平生志不在溫飽通鑑

楊寘舉進士京師試國子監禮部皆第一既試崇政殿仁宗啟封見名喜曰楊寘也遂擢第一公卿稱賀爲得人宋史

韓琦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皆賀

陳師錫游太學有儁聲神宗知其才及廷試帝閱其文屢歎賞顧侍臣曰此必陳師錫也啟封果然擢第一

陳亮才氣超邁光宗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帝得其策大喜御筆擢第一既知爲亮則大喜曰朕擢果不謬

文天祥舉進士對策集英殿時理宗在位久政理浸怠天祥以法天不息爲對帝拔爲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

張起巖中進士首選先是至元乙酉三月乙亥太史奏文昌星明文運將興明日皇孫生是夜起巖亦生其後皇孫踐祚是爲仁宗始詔設科取士及廷試起巖遂爲第一人論者以爲非偶然也元史

明一代科目職官冠廷對者二人曹鼐以典史翁正春以教諭明史

舒芬爲修撰諫武宗南巡罰跪受杖謫外世宗卽位召復故官時帝欲尊崇本生芬偕其僚連章極諫復廷杖奪俸旋遭母喪歸卒於家世稱忠孝狀元

師生

李宗閔典貢舉所取多知名士若唐冲薛庠袁都等世謂之玉筍唐書

楊嗣復領貢舉父於陵自洛入朝乃率門生出迎置酒第中於陵坐堂上嗣復與諸生坐兩序始於陵在考功擢浙東觀察使李師稷及第時亦在焉人謂楊氏上下門生世以爲美

裴皥拜右僕射宰相馬胤孫桑維翰皆皥禮部所放進士也後胤孫知舉放榜引新進士詣皥皥喜作詩曰門生門下見門生世以爲榮維翰已相嘗過皥皥不迎不送或問之皥曰我見桑公於中書庶僚也桑公見我於私第門生也何迎送之有人亦以爲當

范質舉進士時和凝以翰林學士典貢部覽質所試文字重之自以登第名在十三亦以其數處之貢闈中謂之傳衣鉢其後質登相位爲太子太傅封魯國公皆與凝同 宋史

陳恕爲吏部侍郎知貢舉所取以王曾爲首及廷試曾復得甲科恕曰吾得曾名世才也不愧於知人矣

蘇軾試禮部方時文之弊勝主司歐陽脩思有以救之得軾刑賞

忠厚論驚喜欲擢冠多士猶疑其客曾鞏所爲但寘第二軾後見脩脩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

高遜志者王艮座主也建文時召爲太常少卿與董倫同主會試得士自艮外胡靖吳溥楊榮金幼孜楊溥胡濙顧佐等皆爲名臣

明史

王驥以請老至京師大學士陳循驥門生也請間曰公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循輩驥正色曰君爲輔臣當爲天下進賢才不得私一座主竟致仕去

羅玘遷南京太常少卿劉瑾亂政李東陽依違其間玘東陽所舉士也貽書責以大義且請削門生之籍

下第

劉蕡擢進士第文宗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引諸儒百餘人策之第策官見蕡對嗟服以爲過古鼂董而畏中官眦睚不敢取時被選者所言皆冗齪常務李郃曰蕡逐我留吾顏其厚耶 唐書

董方九舉不第號白蠟明經 記纂淵海

德宗微行西明寺宋濟葛巾抄書上曰措大茶求一碗曰鼎水方煎可自潑之上又問作何事業是何姓行濟曰姓宋第五應進士舉須臾聞呼官家濟惶恐起拜上曰宋五大坦率後禮部放榜上問有濟名否使回云無上曰宋五又坦率矣 天中記

章孝標元和十二年下第時輩多爲詩刺主司獨孝標爲歸燕詩

云舊壘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廈無棲處更繞誰家門戸飛晋獻侍郎庾承宣庾重典禮曹孝標來年登第。全唐詩話

李懌爲尚書右丞時貢舉進士中書有覆落者請下學士院作詩賦爲貢舉格命懌爲之懌笑曰予少登科蓋偶然耳後生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爲準格聞者多其知禮。五代史

薛居正清泰初舉進士不第爲遣愁文以自解寓意倜儻識者以爲有公輔之望踰年登第。宋史

李廌以學問稱蘇軾閱其所著歎曰張耒秦觀之流也鄉舉試禮部軾典貢舉遺之賦詩以自責宰相呂大防歎曰有司試藝乃失

此奇才耶。

孫山末名得解。有同試者託之探得失。山曰。解名盡處是孫山。吾兒更在孫山外。遯齋閒覽

歸有光九歲能屬文。弱冠盡通五經三史諸書。嘉靖十九年舉鄉試。八上春官不第。讀書談道。學徒常數百人。稱爲震川先生。四十四年始成進士。明史

沈宜仁和人。文詞贍富。老於諸生。沈啟南有觀辛卯浙江試錄寄宜詩云。滿院桃花九十株。爛然春色照西湖。沈郎不解修花譜。徹底從頭一字無。其爲名流所惜如此。列朝詩集小傳

吳中名士陸楠登鄉薦。上南宮不售。歸過揚州鈔關。有部官司關。

欲稅其舟楠拔一詩云獻策金門苦未收歸心日夜伺東流扁舟載得愁千斛幸有明王不稅愁其官見詩迎而禮之蒹葭堂雜抄

舊傳得意詩有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好事者續以失意詩寡婦攜兒泣將軍被敵擒失恩宮女面下第舉人心形容悲喜之狀極矣詹曝偶談

穀玉類編卷三十一

穀玉類編卷三十二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技藝類一

善書　善畫　善射　卜　醫

善書

秦時李斯號爲工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魏太和中誕以能書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晉書

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甚

矜其能每書輒削而焚其柎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魏武帝玩之以爲勝宜官

弘農張伯英精草書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則韋仲將謂之草聖

蔡邕工書篆隸絕世尤得八分之精微又創造飛白其妙絕倫女琰亦工書羊欣筆法

胡昭善書與鍾繇邯鄲淳衛覬韋誕並有名尺牘之迹動見模楷焉魏志

衛瓘爲尚書令與尚書郎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爲一臺二妙漢末張芝善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瓘子恆黃門郎

善草隸書（羅凱之子 晉書）

王羲之善隸書爲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飄若浮雲矯若驚龍子獻之亦工草隸嘗書壁爲方丈大字羲之甚以爲能

謝靈運詩書皆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太祖稱爲二寶（宋書）

王志善草隸當時以爲楷法徐希秀亦能書嘗謂志爲書聖（梁書）

蕭子雲善草隸爲時楷法自云善效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梁武帝嘗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踰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先其見賞如此出爲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建業求書子雲爲停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子特亦善草隸時人比之衛瓘衛恒（南史）

崔浩工書世寶其迹初浩祖悅與盧諶習索靖之草皆盡其妙諶傳子偃偃傳子邈悅傳子潛潛傳子宏故魏初重崔盧之書 北史

虞世南始學書於浮屠智永究其法爲世祕愛 唐書

魏叔瑜善草隸以筆意傳其子華及甥薛稷世稱善書者前有虞褚後有薛魏

歐陽詢初倣王羲之書後險勁過之因自名其體尺牘所傳人以爲法高麗嘗遣使求之詢嘗行見索靖所書碑觀之去數步復返及疲乃布坐至宿其旁三日乃得去其所嗜類此子通早孤母徐教以父書通刻意臨倣數年書亞於詢號大小歐陽體

張旭善草書每大醉呼呌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

視以爲神不可復得也初仕爲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旭怒責之老人曰觀公筆奇妙欲以藏家耳旭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旭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旭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倡公孫舞劍器得其神後人論書歐虞褚陸皆有異論至旭無非短者傳其法惟崔邈顏眞卿云

顏眞卿善正草書筆力遒婉世寶傳之

徐浩父嶠之善書以法授浩益工嘗書四十二幅屏八體皆備草隸尤工世狀其法曰怒猊抉石渴驥奔泉

柳公權爲翰林學士其書法結體勁媚自名一家文宗嘗召與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屬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

微涼。帝命題於殿壁。字率徑五寸。帝歎曰。鍾王無以尙也。其遷少師。宣宗召至御座前。書紙三番。作眞行草三體。奇秘。賜以器幣。且詔自書謝章。無限眞行。當時大臣家碑誌。非其筆。人以子孫爲不孝。外夷入貢者。皆別署貨貝。曰此購柳書。

蔡襄工於書。爲當時第一。仁宗尤愛之。製元舅隴西王碑文。命書之。及令書溫成后父碑。則曰此待詔職耳。不奉詔。宋史

米芾妙於翰墨。沉着飛翥。得王獻之筆意。

黃伯思好古文奇字。凡字書討論備盡。由是篆隷正行草章草飛白。皆至妙絶。得其尺牘者。多藏弆。

巙巙善眞行草書。識者謂得晉人筆意。單牘片紙。人爭寶之。元史

趙孟頫篆籀分隸眞行草書無不冠絕古今遂以書名天下天竺有僧數萬里來求其書國中寶之

沈度弟粲皆善書度最爲成祖所賞由翰林典籍歷遷侍講學士粲自翰林待詔歷遷侍讀進階大理少卿兄弟並賜織金衣鏤姓名於象簡泥之以金昆山夏昺者與其弟㬊以善書畫聞同官中書舍人時號大小中書而度粲號大小學士 明史

徐渭天才超軼詩文絕出倫輩善草書工寫花草竹石嘗自言吾書第一詩次之文次之畫又次之

董其昌天才俊逸少負重名初華亭自沈度沈粲以後南安知府張弼詹事陸深布政莫如忠及子是龍皆以善書稱其昌後出超

越諸家始以宋米芾爲宗後自成一家四方金石之刻得其制作手書以爲二絶造請無虛日尺素短札流布人間爭購寶之崑崙山人張詩草書狂放有筆力李中麓嘗戲之曰君書揭之壁間不獨驚人亦可以驅鬼也列朝詩集小傳

善畫

畫工有杜陵毛延壽爲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眞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並工爲牛馬飛鳥衆勢西京雜記

漢劉褒畫雲漢圖見者覺熱又畫北風圖見者覺寒博物志

顧愷之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以爲有蒼生以來未之有也愷之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媸本

無闕少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每寫人形妙絕於時嘗圖裴楷象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 晉書

劉瑱善丹青時有毛惠遠善畫馬瑱善寫婦人並為當世第一瑱妹為齊鄱陽王妃王被誅妃追傷成疾醫所不療有陳郡殷蒨善寫人面瑱令蒨畫王形像并王平日所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密使媼妳示妃妃因罵云故宜其早死於是恩情即歇病亦除 南史

蕭賁善畫於扇上畫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為遙

張僧繇吳人梁天監中以丹青馳譽嘗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目睛謂點之則驤騰而去人以為誕固請點之因為落墨纔及二龍果雷電破壁徐視畫已失矣獨二龍未點睛者在焉 宣和畫譜

楊子華畫馬於壁夜聞蹄齧圖龍於素雲氣縈集天下號爲畫聖北齊書

閻立本總章元年拜右相初太宗與侍臣汎舟春苑池見異鳥容與波上悅之詔坐者賦詩而名立本俾狀閤外傳呼畫師閻立本是時已爲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硏吮丹粉望坐者羞悵流汗歸戒其子愼毋習畫然性所好雖被訾屈亦不能罷也旣輔政姜恪以戰功擢左相故時人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之嘲唐書

吳道元嘗畫殿內五龍鱗甲飛動每欲大雨卽生烟霧世說

李思訓除衛將軍與其子昭道俱得山水之妙時人號大李小李思訓山水絕妙鳥獸草木皆窮其態爲國朝第一明皇嘗謂思訓

日卿所畫掩障夜聞水聲眞通神佳手唐名畫錄

王維畫思入神至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工以爲天機所到學者不及也唐書

張璪善畫松石嘗握雙管一時齊下一爲生枝一爲枯枝生枝則潤含春澤枯枝則乾裂秋風世稱爲畫絕畫斷

曹霸畫人馬神彩生動趙子昂嘗題云唐人善畫馬者衆而曹韓爲之最韓韓幹也潛確類書

唐人花鳥邊鸞最精濃艷如生永壽寺塔上四面花鳥鸞畫也畫鑑

仕女之工在於得閒閣之態唐周昉張萱五代杜霄周文矩下及蘇漢臣輩皆得其妙不在施朱傅粉鏤金佩玉以飾爲工

周昉畫士女爲古今之冠郭令公壻趙縱侍郎嘗令韓幹寫眞後又請昉寫之趙夫人歸省令公問何者最似對曰兩畫俱似前畫者得趙郎狀貌後畫者兼得其神氣 名畫錄

蜀張南本與孫位並畫水皆得其法南本以同能不如獨勝去而畫火獨得其妙嘗畫辟支佛於火中趺坐烟飛電掣烈烈有燎原之勢而佛以定慧力安然不動

五代時黃荃與子居寀並善花卉不用墨筆但以輕色染成謂之沒骨圖江南徐熙先寫其枝葉蕊萼然後傅色故骨氣丰神爲古今絕筆諺稱黃荃富貴徐熙野逸 潛確類書

江南主時有北苑使董源善畫尤工秋嵐遠景其後建康僧巨然

祖述源法皆臻妙理

文同墨竹富瀟灑之姿逼檀欒之秀疑風可動不筍而成 見聞志

李成善摹寫山水至得意處疑非筆墨所成人欲求者先爲置酒酒酣落筆烟景萬狀世傳以爲寶 宋史

郭忠恕善畫所圖屋室重複之狀頗極精妙或待以美醞預張紈素倚於壁乘興即畫之苟意不欲而固請之必怒而去得者藏以爲寶

燕肅畫入妙品圖山水罨布濃淡意象微遠尤善爲古木折竹

米芾爲書畫學博士上其子友仁所作楚山清曉圖擢禮部員外郎芾畫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友仁亦善畫世號小米

李公麟歸老於龍眠山雅善畫作山莊圖爲世寶傳寫人物尤精范寬畫山水初師李成旣乃歎曰不若師諸造化乃游秦中徧觀奇勝落筆雄偉老硬眞得山水之骨法宋山水超唐世者李成董源范寬三人　畫鑑

耶律褭履工於畫坐事以大辟論寫聖宗眞以獻得減流戍復以寫眞名拜同知南院宣徽事使宋賀正寫宋主容以歸淸寧間復使宋宋主賜宴擁花隔面未得其眞陛辭僅一見及境以像示餞者駭其神妙　遼史

金蘆然子趙滋畫入能品嘗過長淸一禪寺僧言五派傳授圖大不易作滋笑曰易與耳因索筆作圖他日以舊本證之不差毫末

中州集

倪迂畫可稱逸品元之能者雖多然率承宋法稍加蕭散耳皆未洗縱橫習氣獨雲林古澹天然米癡後一人而已 妮古錄

沈周文摹左氏詩擬白居易蘇軾陸游字仿黃庭堅並爲世所愛重尤工於畫評者謂爲明世第一 明史

王紱寫山木竹石妙絕一時然不苟作游覽之頃酒酣握筆長廊素壁淋漓霑灑有投金幣購片楮者輒拂袖起或閉門不納雖豪貴人勿顧也

善射

養由基善射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 史記

呂布爲徐州牧下 袁術保作述

李廣家世世受射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所居郡聞有虎常自射之廣爲人猨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卽應弦而倒

陳愍王寵善弩射十發十中黃巾賊發郡縣皆棄城走寵有強弩數千張出軍都亭國人素聞王善射不敢叛故陳獨得完　後漢書

呂布爲徐州牧袁術遣將紀靈攻劉備備求救於布布招備并請靈等共飲曰布不喜合鬬但喜解鬬令植戟於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鬬布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各罷

太史慈猨臂善射弦不虛發從孫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詈手持樓棼慈引弓射之矢貫手著棼圍外萬人莫不稱善 吳志

慕容翰猨臂工射北投宇文歸既而逃歸歸遣勁騎追之翰遥謂追者曰吾既思歸理無反面吾之弓矢汝曹足知無爲相逼自取死也汝可百步竪刀吾射中者汝便宜反歸騎解刀竪之翰一發便中刀鐶追騎乃散 晉書

魏舒爲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爲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閒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

宜都王鑠善射嘗以堋的太濶曰終日射侯何難之有乃取甘蔗

插地百步射之十發十中。南史

元幹拜內將軍都將太宗遊白登有雙鴟飛鳴於上命左右射之莫能中鴟飛稍高幹射之以二箭下雙鴟軍中號曰射鴟都將。魏書

斛律光工騎射從世宗於洹橋校獵見一大鳥雲表飛颺光射之正中其頸至地乃大鵰也邢子高見而歎曰此射鵰手也時號落鵰都督。北齊書

豆盧寧善射嘗與梁企定肄射乃於百步懸莎草以射之七發五中企定服其能。周書

史萬歲善射尉迥之亂萬歲從梁士彥擊之軍次馮翊見羣雁飛來萬歲謂士彥曰請射行中第三者旣射應弦而落三軍悅服。隋書

崔彭工騎射高祖宴達頭可汗使者於武德殿有鴿鳴於梁上命彭射之中上悅賜錢一萬及使者反可汗復遣使請崔將軍一見上曰此必善射聞於虜廷所以來請遂遣之至匈奴中可汗名善射者數十人擲肉於野以集飛鳶射之多不中請彭射之彭連發數矢皆應弦而落突厥歎服

王栖曜善騎射將兵時涉寇境遇游騎環合乃規百步立表而射匈射破的虜相顧懼引去 唐書

李克用善射或掛針於木或立馬鞭百步射之輒中 五代史

陳堯咨善射嘗以錢爲的一發貫其中 宋史

趙振爲慶州都巡檢使羌李欽等詣振自歸振爲置酒取細仗植

百步外其射欽等不中振十矢皆貫欽等皆驚

曹評善射左右手如一夜或滅燭能中伴契丹使者射嘗雙破的客驚悚

搠阿精騎射太祖愛之號爲默爾傑華言善射之尤也帝嘗與賊遇將戰有二飛鷲至命搠阿射之請曰射其雄乎抑雌乎帝曰雄者搠阿一發墜其雄賊望見驚曰善射若此飛鳥且不能逃况人乎不戰而去元史

常遇春進攻河南元兵五萬陳洛水北遇春單騎突其陣敵二十餘騎攢搠刺之遇春一矢殪其前鋒大呼馳入敵遂潰追奔五十餘里降梁王阿魯溫明史

韻佐除莊浪知縣端陽日守將集官僚校射以佐文士難之持弓矢一發而中守將大服

張寧爲禮科給事中天順中朝鮮與鄰部毛憐衛讐殺詔寧與都指揮武忠往解寧辭義慷慨而忠驍健張兩弓折之射雁一發墜朝鮮人大驚服兩人竟解其讐而還

王守仁旣擒宸濠時帝已親征嬖倖張忠許泰等將京軍分道而下守仁乘忠泰未至先俘宸濠發南昌忠泰至恨失宸濠故縱京軍犯守仁守仁不爲動已輕守仁文士强之射徐起三發三中京軍皆歡呼忠泰益沮

梅之煥年十四爲諸生御史行部閱武之煥騎馬突教塲御史怒

命與材官角射九發九中長揖上馬而去

卜

京房治易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以孝廉爲郎永光建昭間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亡光陰霧不精房數上疏先言其將然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中 漢書

汝南許峻善卜占之術多有顯驗時人方之京房 後漢書

管輅平原人人使輅筮占一如輅言 魏志

趙達治九宮一算之術究其微旨是以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效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

其言吳志

郭璞妙於陰陽筭歷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禳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晉書

淳于智能易筮善厭勝之術其消災轉禍不可勝紀而卜筮所占千百皆中

隗炤善於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窮雖爾愼莫賣宅也却後五年當有詔使來姓龔此人負吾金以此版往責之炤亡後其家困乏欲賣宅憶夫言輒止期日有龔使者止亭中妻齎版往責之使者惘然不知所以乃取蓍筮之卦成歎曰妙哉隗生

舍明隱迹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於是告焰妻曰吾不負金也賢夫自有金耳知亡後當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巳也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埋在堂屋東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焉

杜生善易占有亡奴者問所從追戒曰自此行逢使者丐其鞭若不可則以情告其人果值使者如生語使者異之曰去鞭吾無以進馬可折道旁蔓代之乃往折蔓見奴伏其下獲之他日又有亡奴者生戒持錢伺於道見進鷂使者可市其一俄而使至其人以情告使者與之忽飛集灌莽上往取之而得奴衆以爲神　唐書

張中遇異人授數學談禍福多奇中陳友諒圍南昌三月太祖伐

之名問之曰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渠帥帝命從行舟次孤山無風不能進乃以洞元法祭之風大作遂達鄱陽大戰湖中常遇春孤舟深入敵人圍之數重衆憂之曰無憂亥時當自出已而果然連戰大勝友諒中流矢死降其衆五萬自啟行至受降適五十日其占驗奇中多若此嘗好戴鐵冠人稱爲鐵冠子云 明史

皇甫仲和精天文推步學成祖北征至漠北不見寇將引還命仲和占之言今日未申間寇當從東南來王師始却終必勝比日中不至復問對如初帝命械之不驗將誅死頃之中官奔告曰寇大至矣時初得安南神礮卽以礮一再擊之寇不動帝登高望之曰東南不少却乎亟麾大將譚廣等進擊寇少退俄疾風揚沙兩軍

不相見寇引去帝欲即夜班師仲和曰明日寇必降請待之至期果降帝始神其術

全寅年十二歲而瞽從師學京房術談禍福多奇中英宗北狩遣使問還期筮得乾之初曰大吉四爲初之應初潛四躍明年歲在午其干庚午躍候也庚更新也龍歲一躍秋潛秋躍明年仲秋駕必復但繇勿用應在淵還而復必失位然象龍也數九也四近五躍近飛龍在丑丑曰赤奮若復在午午色赤午奮於丑若順也天順之也其干丁象大明也位於南方火也寅其生午其王壬其合也至歲丁丑月壬寅日午合於壬帝其復辟乎已而悉驗寅以筮遊公卿貴人間莫不信重之然無一語及私

醫

晉侯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 左傳

扁鵲姓秦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客長桑君過扁鵲謹遇之長桑君曰我有禁方傳公乃出懷中藥予扁鵲飲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悉取其方書與扁鵲忽然不見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脉爲名耳過虢虢太子暴死扁鵲曰臣能生之乃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

聞太子蘇故天下以扁鵲爲能生死人史記

太倉公者姓淳于名意喜醫方術師同郡陽慶慶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脉書受之三年爲人治病决生死多驗

華佗精於方藥處齊不過數種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針灸不過數處裁七八九若疾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令先以酒服痲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曹操聞而召佗操積苦頭風眩佗針隨手而差後漢書

董奉止廬山爲人治病不取錢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輕者一株數年得十萬餘株鬱然成林神仙傳

徐熙隱秦望山有道士過求飲留一瓠𤫊與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之乃扁鵲鏡經一卷因精心學之遂名震海內生子秋夫彌工其術仕至射陽令秋夫生道度叔嚮皆精其業道度有腳疾宋文帝令乘小輿入殿爲諸皇子療疾無不絕驗位蘭陵太守道度生文伯叔嚮生嗣伯亦精其業 南史

崔彧少逢隱沙門教以素問遂善醫術中山王英子略病王顯等不能療彧針之抽針即愈後爲冀州別駕性仁恕見疾苦好與治之廣教門生令多救療子景哲亦以醫術知名 魏書

許智藏高陽人祖道幼世號名醫由是世相傳授智藏以醫術自達高祖以爲散騎侍郎使諸揚州會秦王俊有疾上馳名之俊夜

中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聞許智藏將至當必相苦奈何明夜又夢崔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爲俊診脉曰疾已入心卽當發癇不可救也果如其言俊數日而薨煬帝卽位每有所苦智藏爲方奏之用無不效 隋書

義興許胤宗以醫顯仕陳爲新蔡王參軍王太后病風不能言醫家告術窮胤宗曰餌液不可進卽以黃蓍防風煮湯數十斛置牀下氣熏之是夕語武德初累進散騎侍郎關中多骨蒸疾染者皆死胤宗療視必愈或勸其著書貽後世者荅曰醫特意耳脉之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莫能宣也古之上醫要在視脉病乃可識病與藥值惟用一物攻之氣純而愈速今人不善爲脉以情度病

多其物以幸有功術亦踈矣一藥偶得他味相制弗能專力此難愈之驗也脉之妙處不可傳虛著方劑終無益於世吾所以不著書也。唐書

龐安時蘄州人世醫也嘗曰醫書予皆見之惟扁鵲之言深矣蓋難經者扁鵲略開其端而予參以內經諸書考究而得其說審而用之順而治之病不得逃矣安時爲人治病率十愈八九踵門求診者爲闢邸舍居之親視飦粥藥物必愈而後遣其不可爲者必實告之不復治活人無數 宋史

王克明紹興乾道間名醫也以術行江淮鍼灸尤精診脉有難療者必沉思得其要然後予之藥病雖數證或用一藥以除其本本

除而餘病自去張子蓋救海州戰士大疫克明時在軍中全活者數萬人

李杲字明之幼好醫藥時易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杲捐千金從之學不數年盡傳其業於傷寒癰疽眼目病爲尤長時人以神醫目之 元史

滑壽字伯仁居餘姚幼警敏好學京口王居中名醫也壽從之學授素問難經既卒業又參會張仲景劉守眞李明之三家而會通之所治疢無不中既學鍼法於東平高洞陽嘗言人身六脈雖皆有係屬惟督任二經則苞乎腹背有專穴諸經滿而溢者此則受之宜與十二經並論乃取內經骨空諸論及靈樞篇所述經脈著

十四經發揮三卷通考隧穴六百四十有七他如讀傷寒論抄診家樞要痔瘻篇及採諸書本草爲醫韻皆有功於世 明史

葛乾孫字可久長洲人父應雷以醫名時北方劉守眞張潔古之學未行於南有李姓者中州名醫官吳下與應雷談論大駭歎因授以張劉書自是江南有二家學乾孫屢試不偶乃傳父業然不肯爲人治疾或施之輒著奇效名與金華朱丹溪埒

倪維德字仲賢吳縣人幼嗜學已乃業醫以內經爲宗病大觀以來醫者率用裴宗元陳師文和劑局方故方新病多不合乃求金人劉完素張從正李杲三家書讀之出而治疾無不立效常言劉張二氏多主攻李氏惟調護中氣主補蓋隨時推移不得不然故

主方不執一說

凌雲字漢章歸安人為諸生棄去北遊泰山古廟前遇病人氣垂絶雲嗟歎久之一道人忽曰汝欲生之乎曰然道人鍼其左股立蘇曰此人壽氣內侵非死也壽散自生耳因授雲鍼術治疾無不效

穀玉類編卷三十二

穀玉類編卷三十三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技藝類二

善相　推命　相地　知音律　歌
舞　勇力　畋獵　奕棋　工彈

善相

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　左傳

姑布子卿見趙簡子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爲將軍者簡子名毋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眞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也子卿

曰天所授雖賤必貴簡子乃廢伯魯而以毋卹爲太子　史記

周亞夫爲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爲將相其後九歲而飢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巳代父侯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旣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勝之有罪文帝乃封亞夫爲條侯孝景三年爲太尉遷爲丞相後坐事入廷尉獄因不食五日而死

朱建平善相術效驗非一初荀攸鍾繇相與親善攸先亡子幼繇經紀其門戶欲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遠曾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啁之曰惟當嫁卿阿鶩耳何意此子早沒戲言遂驗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何以復加

魏志

寇讚爵河南公爲南雍州刺史初讚之未貴也從相者唐文相文曰君額上黑子入幘位當至方伯封公及其貴也文以民禮拜謁曰明公憶民疇昔之言乎讚曰往時卿言杜瓊不得官長人咸謂不然及瓊爲盩厔令卿猶言相中不見而瓊果以暴疾未拜而終昔魏舒見主人兒死自知已必至公吾恒以卿言瓊之驗亦復不息此望也乃賜文衣服良馬 魏書

袁天綱精相術李嶠昆弟三人皆年三十卒其母憂之以嶠問天綱天綱請與嶠連榻而寢視嶠睡無喘息候其出入在耳中遂起賀曰此龜息也必大貴壽嶠後位宰相卒年七十 定命錄

張憬藏技與袁天綱埒初劉仁軌與鄉人靖賢請占憬藏曰劉公當五品而譴終位冠人臣謂賢曰君法客死仁軌爲尚書僕射賢猥曰我三子皆富田宅吾何客死俄喪三子盡鬻田宅寄死友家

魏元忠尚少往見憬藏問之久不答元忠怒拂衣去憬藏遽起曰君之相在怒時位必卿相　唐書

術士周元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莊宗信重之明宗爲內衙指揮使安重誨欲試元豹使他人與明宗易服而坐明宗於下坐召元豹相之元豹曰內衙貴將也此不足以當之乃指明宗於下坐曰此是也因爲明宗言其後貴不可言及明宗即位思元豹以爲神

五代史

袁珙嘗游海外洛伽山遇異僧別古崖授以相人術先仰視皎日目盡眩布赤黑豆暗室中辨之又懸五色縷牕外映月別其色皆無訛然後相人其法以夜中燃兩炬視人形狀氣色而參以所生年月百無一謬珙相人即知其心術善惡人不畏義而畏禍患往往因其不善導之於善從而改行者甚多所居鄞城西遶舍種柳自號柳莊居士子忠徹相術不殊其父 明史

推命

趙達精九宮一算之術閑居引算自校歎曰吾算盡某年月日矣妻聞而哭泣達欲弭妻意乃更步算言向者誤耳尚未也後如期死 吳志

孫紹爲大中大夫善推祿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 魏書

魏寧以善推祿命徵爲館客武成親試之皆中乃以己生年月托爲異人而問之寧曰極富貴今年入墓武成驚曰是我寧變辭曰若帝王自有法旣而武成崩 北齊書

李虛中深於五行書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王相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百不失一 韓文公集

天文星歷五行之說尚矣黃帝風后漢河上公有三命一家藝文志不著錄也梁陶弘景始述之名抄畧繼善篇 吳萊集

後世臨孝公有祿命書陶弘景有三命抄畧唐人習者頗衆而僧一行桑道茂李虛中最精虛中後惟徐子平尤造其閫奥 宋濂集

張璁舉於鄉七試不第將謁選御史蕭鳴鳳善星術語之曰從此三載成進士又三載當驟貴璁乃歸正德十六年登第年四十七矣世宗踐阼大禮議起璁上疏得帝心由主事特授翰林學士及拜尚書兼大學士入參機務去釋褐六年耳 明史

相地

黃帝相地理則書青烏之說 抱朴子

孫堅祖鍾家在富春性至孝以種瓜爲業忽有三少年詣鍾乞瓜鍾厚待之三人謂鍾曰此山下善可作塚君下山顧見我去卽可葬也鍾去三十步顧見三人竝乘白鶴飛去鍾死卽葬其地冢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屬天孫氏其興矣 宋書符瑞志

羊祜泰山南城人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曰猶出折臂三公祜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　晉書

郭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曁陽人以近水為言璞曰當即為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為桑田又嘗為人葬明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耶曰能致天子問耳帝甚異之

浮屠泓者為燕國公張説市宅戒曰無穿東北王隅也他日見説曰宅氣索然云何與説共視隅有三坎泓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

諸子將不終說懼將平之泖曰客土無氣與地脉不連譬身瘠㾓補他肉無益也說子皆汙賊死斥云 唐書

邱延翰少好至道游太山於石室中遇太乙眞人授以地理書郎海角經也歸家誦習遂達元奧

知音律

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伯牙志在高山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乃歎曰善哉子之聽吾於何逃聲哉 列子

蔡邕妙操音律在陳畱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客有彈琴於屏邕潛聽之曰憘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主人追而問其

於是依阮神識 似宜作服阮

故邕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向鼓絃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爲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之也此豈爲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笑曰此足以當之矣 後漢書

杜夔善鐘律絲竹八音靡所不能黃初中爲大樂令令鑄工柴玉鑄鐘其聲均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厭之謂夔清濁任意白於太祖太祖取所鑄鐘雜錯更試然後知夔爲精於是罪玉 魏志

周瑜精意于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 吳志

荀勗善解音聲時論謂之闇解遂調律呂正雅樂阮咸妙賞時謂神解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勗忌之出阮爲始平太守後有

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試以校已所治鍾鼓金石絲竹皆短一黍於是伏阮神識 世說

萬寶常妙達鐘律遍工八音嘗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又常聽太常所奏樂泫然而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將盡時四海全盛聞者皆謂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 隋書

李嗣眞多藝數擢太常丞太常鈌黃鐘鑄不能成嗣眞居崇業里疑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道上逢一車有鐸聲甚厲嗣宗曰宮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鐘衆樂遂和 唐書

楊繼盛登進士授南京吏部主事從尚書韓邦奇遊亘思律呂之

學手製十二律吹之聲畢和邦奇大喜盡以所學授之明史

歌

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和薤露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楚辭

周衰有秦青善謳薛談學謳於青未窮青之伎而辭歸青餞之於郊乃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談遂不去以卒其業又有韓娥者之齊至雝門匱糧乃鬻歌假食既而去餘響繞梁三日不絶

前漢有虞公者善歌能令梁上塵起宋書樂志

李延年善歌每爲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漢書

魏晉之世有孫氏善彈舊曲宋識善擊節唱和陳左善淸歌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彈箏朱生善琵琶尤發新聲故傅元曰人若欽所聞而忽所見不亦惑乎設此六人生於上世越今古而無儷何但夔牙同契哉晉書

夏統會稽人母病詣洛市藥會上巳王公以下並至浮橋士女駢塡統在船中曝藥並不顧太尉賈充問之答曰會稽夏仲御充曰卿能作卿土地間曲乎統曰先公惟稽山朝會授化鄙邦崩殂而葬百姓感詠作慕歌又孝女曹娥國人哀其孝義爲歌河水之章伍子胥諫不用見戮投海國人痛其忠烈作小海唱今欲歌之於是以足叩船引聲喉轉淸激慷慨諸人相謂曰若不游洛水安見

是人聽慕歌便髣髴見大禹之容聞河女之音郎伯姬高行在目前也聆小海之唱謂子胥屈平立吾左右矣

唐開元中內人永新美慧能變新聲遇高秋朗月臺殿清虛喉轉一聲響傳九陌明皇嘗獨召李謨吹笛逐其歌曲終管裂其妙如此一日賜大酺於勤政樓觀者諠譁上怒欲罷晏高力士請命永新出樓歌一曲必可止喧上從之永新乃撩鬢舉袂直奏曼聲於是廣場寂寂若無一人喜者聞之氣湧愁者聞之腸絕樂府雜錄

大歷中韋青姬張紅紅傳其父藝穎悟絕倫嘗有樂工撰新聲未進聞先侑歌於青青召紅紅於屛風後聽紅紅以小豆記其拍歌罷青入問紅紅曰已得矣青出云有女弟子久歌此非新曲也郎

令隔屏歌之一聲不失

李袞善歌名動京師崔昭入朝密載而至乃廣延賓客請第一部樂及京師名倡以爲盛會昭言表弟欲登末坐袞乃儆衣而出滿坐嘆笑少頃命酒袞喉轉一聲樂人皆大驚曰李八郎也羅拜之李肇國史

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相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人疑其一聲在鼻記事珠

宋太祖潛耀日嘗與一道士遊姓名無定自曰混沌又曰眞無善歌能引其喉於杳冥之間作淸徼之聲時或一二句從天風飄下雲谷雜記

康海與王九思同里同官同以劉瑾黨廢每相聚滸東鄠杜間挾聲伎酣飲製樂造歌曲自比俳優以寄其怫鬱 明史

周憲王有燉製誠齋樂府傳奇若干種音律諧美流傳內府至今中原絃索多用之李夢陽汴中元宵絕句云中山孺子倚新粧趙女燕姬總擅場齊唱憲王新樂府金梁橋外月如霜 七修類稿

凝翁史忠有愛妾何氏名玉仙解音律凝求兩京絕手琵琶張祿授以南北曲間自度新詞被之醉後倚歌絲肉交奮同時陳太聲徐子仁皆歎美以爲弗如 叢說

舞

舞者樂之容也有大垂手小垂手或象驚鴻或如飛燕婆娑舞態

也曼延舞綴也有健舞軟舞字舞花舞馬舞樂府雜錄

燕昭王六年廣延國獻善舞者二人旋娟提嫫舞容妖麗靡於鸞翔其舞一名縈塵言其體輕與塵相亂次曰集羽言其婉轉若羽毛之從風拾遺記

高帝戚夫人善爲翹袖折腰之舞西京雜記

李延年善歌舞武帝善之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召見之妙麗善舞由是得幸漢書

太康中天下爲晉世寧之舞手接杯盤而反覆之歌曰晉世寧舞杯盤晉書

謝尚博綜衆藝司徒王導辟爲掾始到府導曰聞君能作鴝鵒舞

一坐傾想有此理不尚曰佳便著衣幘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在中旁若無人

前溪舞曲也宋武帝與羣臣會此 樂府解題

寶慶二年浙東貢舞女二人飛鸞輕鳳冬不纊衣夏不汗體上琢玉芙蓉爲歌舞飾歌聲若鸞鳳舞態飄逸非世所有上恐風日所侵藏之金屋寶帳宮中曰寶帳香重重一雙玉芙蓉 潛確類書

李後主宮嬪窅娘善舞作金蓮高六尺令窅娘舞蓮中回旋有淩風態齊鎬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裏月常新以其足如新月也 記事珠

宋寇準好柘枝舞會客必舞柘枝盡日時號柘枝顛

勇力

公子慶忌筋骨果勁萬人莫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骨騰肉飛拊膝數百里闔閭嘗追之於江駟馬馳不及射之闇接矢不可中 吳越春秋

項籍力能扛鼎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 史記

許褚勇力絕人漢末聚少年堅壁以禦寇糧乏僞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奔還褚乃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賊驚遂不敢取牛而走歸太祖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號曰虎癡 魏志

典韋膂力過人牙門旗長大人莫能勝韋一手建之好持大雙戟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斤

桓石虔趫捷絕倫從父豁在荊州於獵圍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

諸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獸跳石虔亦跳高於獸身猛獸伏復拔一箭以歸從桓溫入關桓沖爲苻健所圍垂沒石虔躍馬赴之拔沖於數萬衆之中而還莫敢抗者時有患瘧者謂曰桓石虔來以怖之病者多愈　晉書

羊侃膂力絶人所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弓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　南史

黃法氍勁捷步行日三百里距躍三丈　陳書

穆顗有才力拜司衛監從世祖田於崞山有虎突出顗搏而獲之世祖嘆曰詩所謂有力如虎顗乃過之　魏書

綦連猛以戰功封廣興縣男梁使來聘云有武藝求北人欲與相

角世宗遣猛就館接之共試力挽強梁人引弓兩張力皆三石猛遂併取四張疊而挽之過度梁人嗟服北齊書

麥鐵杖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隋書

辛讜少耕於野有牛鬭衆畏奔踐讜直前兩持其角牛不能動久而引觸竟折其角里人駭異唐書

張凝有武勇鄉人趙氏子以材稱凝恥居其下因挾弓與角勝築土百步射之凝一發洞過矢激十許步抵大樹而止觀者歎服宋史

陳昭袞勇而善射官敦睦宮太保秋大獵聖宗射虎虎怒將犯蹕左右辟易昭袞舍馬捉虎兩耳騎之虎駭且逸上命衛士追射昭袞大呼止之虎雖軼山昭袞終不墮地伺便拔佩刀殺之遼史

高彪勇健絕人能日行三百里身披重鎧歷險如飛金史

常遇春貌奇偉勇力絕人太祖兵薄牛渚磯元兵陳磯上舟距岸且三丈餘莫能登遇春飛舸至太祖麾之前遇春應聲奮戈直前敵接其戈乘勢躍而上大呼跳盪元軍披靡諸將乘之遂拔采石明史

花雲貌偉而黑驍勇絕倫太祖將取滁州率數騎前行雲從猝遇賊數千雲舉鈹翼太祖拔劍躍馬衝陣而進賊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當其鋒

盧象昇白皙而臞膊獨骨負殊力

畋獵

楚子田孟諸宋公爲右盂鄭伯爲左盂命夙駕載燧盂田獵陣名○左傳

魏莊子請和戎曰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於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於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

梁君出獵見白雁羣下彀弩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雁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止之梁君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他人對曰君以白雁故欲射殺人主君譬人無異於豺狼也梁君乃與龍上車歸曰樂哉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

善言而歸。莊子

揚雄待詔承明之庭。成帝十二月羽獵。雄從。爲校獵賦以風。明年。上將誇胡人以多禽獸。發民捕輸長楊射熊館。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上臨觀焉。時農民不得收斂。雄上長楊賦以風。漢書

陳主嘗於莫府山校獵。命虞世基作講武賦。陳主嘉之。隋書

元坦好漁獵。無日不出。自言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北齊書

李昌夔在荆州打獵。大脩裝飾。其妻獨孤氏亦出女隊二千人。皆著紅紫繡襖子及錦鞍韉。世說

明永樂二十年。上親征阿魯台。車駕度偏嶺。命將士獵於道旁山下。上顧從臣曰。朕非好獵。顧士卒隨朕征討。道中惟畋獵可以馳

馬揮戈振揚武事作其驍勇之氣耳 續文獻通考

奕棋

堯作圍棋以敎丹朱 博物志

杜陵杜夫子善奕棋爲天下第一 西京雜記

王恬善奕棋爲中興第一 晉書

王中郎以圍棋是坐隱支公以圍棋爲手談 世說

當時能棋人琅琊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第二品太祖使思莊與抗交賭自食時至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思莊達旦不寐 南齊書

柳惲善奕棋高祖令定棋譜第其優劣 梁書

魏子建爲前軍將軍十年不徙與李韶兄弟奕棋時人謂爲耽好子建曰棋於機權廉勇之際得之深矣且吾未爲時用博奕可也及一臨邊事凡經五年未嘗對局 北史

李納酷尚奕棋每下子安詳極於寬緩有時躁怒家人輩密以棋具陳於前納覩便欣然改容取子布算都忘其恚 世說

一行公本不解奕會燕公宅觀王積薪棋一局遂與之敵笑謂燕公曰此但爭先耳若念貧道四句乘除語則人人爲國手 酉陽雜俎

後主初嗣位數與嬖妾奕棋蕭儼入見作色投局於地後主大駭曰汝欲效魏徵耶儼曰臣非魏徵則陛下亦非太宗矣後主爲罷奕 天中記

直秘閣潘慎修善奕棋太宗屢召對奕因作棋說以獻宋史

宋陸象山少時常坐臨安市觀棋初未有得乃買棋局一副歸懸於室卧而仰視之忽悟曰河圖數也山堂肆考

劉璟為谷王左長史嘗與成祖奕成祖曰卿不少讓耶璟正色曰可讓處則讓不可讓者不敢讓也成祖默然明史

盛寅授御醫一日與同官對奕御藥房成祖猝至兩人斂枰伏地謝死罪帝命終之且坐以觀寅三勝帝喜命賦詩立就帝益喜賜象牙棋枰并詞一闋

工彈

彈起於古之孝子古者人死投於野孝子不忍父母為禽獸所食

故作彈以守之。吳越春秋

桓榮祖爲東海太守善彈海鵠羣翔榮祖登城西樓彈之無不折翅而下。南齊書

李元忠工彈嘗從齊文襄謁魏帝有梟鳴殿上文襄命元忠彈之問得幾丸而落對曰一丸奉至尊威靈一丸承大將軍意氣兩丸足矣如其言而落之。北史

長孫晟善彈嘗與突厥染干賜射武安殿時有鳶羣飛上曰公善彈爲我取之晟十發俱中應丸而落。隋書

何敬洙善彈射微時爲鄂帥李簡家僮一日李獨坐小廳有鳥伸喙不已顧左右曰何敬洙善彈急召來何至注丸挾彈精誠中激

應弦斃之李佺賞擢爲小校以軍功累建旌鉞竟位至中書令守太師致仕南唐近事

史金吾宅後有薛五素素姿度艶雅善馳馬挾彈能以兩丸先後發必使後彈擊前彈碎於空中續說郛

穀玉類編卷三十三